



頭 齋

中 庸 章 句 全

口 12
3201
2



12
3201
2

中庸

○按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
 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
 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朔曰
 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
 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季荅亦
 有似君之言者彼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
 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
 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
 文王拘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乎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
 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四十九篇又出入人物考劉氏鴻書 ○史記
 世家第十七云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云 ○
 四書人物備考云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也其載於禮記者乃其
 畧餘有子思子七卷 ○楊外菴丹鉛總錄十二云中庸之存賴漢儒
 集於禮記中至晉載顯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

昭和十年
二月五日

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張燧千百年眼云中庸
 自晉已孤行○事文要言事集一云通鑑胡氏斷仁宗於王堯臣及
 第賜中庸篇呂獯及第賜大學篇于戴記中表章此一篇以風勵儒
 臣足以開四書之端矣○子思魯人姓孔名伋字子思鯉之子仲尼
 之孫也嘗受學魯子長為魯繆公師云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後世
 追封詠國述聖公配享孔子廟庭文林
 貫旨云中庸一書作五項看首章是一幹論道體與体道之功仲尼
 以下十章是一枝明首章体道之功費隱以下九章是一枝申道体
 及推極其功誠明以下十二章是三枝而約之也須識末章與首章
 相應但首章建論道体先從天命說起而後極其功用之盛末章重
 論体道先從始學說來而後歸其天命之極此中庸之大肯也看中
 庸者當自得之○四書揚明牛春字曰是書以性為宗以誠為安以
 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直指本來闡示微奧乃孔門
 授受的旨也三十三章總括是究個天命之性○序節段此序天台吳
 行夫為二節 自始至加於此哉節自是以來至大亂真矣節然而

尚幸至末節 是大全之說也○嘉賓甫為八節首一句節蓋上十口至
 庶幾也節 蓋嘗論之至無過不及之差矣節 夫堯舜禹至加於此哉
 節自是以來至傳得其宗節 及曾氏之再傳至明且盡者也節自是
 又再傳至得其心也節 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至末節 是四書行
 明之說也楊復所言之說亦同之○蔡虛齋不分節段 中庸序說得一箇道統
 之傳意思甚分明讀者不必別分節段可也云是蒙引之說也
 △孔叢子之說不可用

中庸何為而——中庸一之義見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傳上大夫虛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前漢書司馬遷傳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云云子思子憂道學——大全吳氏程曰子思子孫子者師尊之也重本一字若子程子則重在上字而下為男子通稱又雲峯胡氏曰唐虞二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致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以憂者憂異端之得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四書衍明云一句釋子思作中庸之由蓋自上古一書大禹謨云己都德廣力聖乃神云蔡氏傳云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神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孟子盡心下云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測謂神朱註程子曰聖而不可知謂聖人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二等神人也○易上係辭云陰陽不測謂之神繼天立極大學蒙引云繼天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天既與入以性而不能使之各復其性聖人則繼而致之復其性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立極者中庸所謂修身則道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身上說○薛文清續讀書錄云繼天立極字是從易繼之者蓋天理流注到聖人身上聖人以身立極於天下故謂之繼天立極也○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蔡氏註極猶北極至極之義道統之傳——蒙引云道學以講道言道統以傳道言其見於經列傳釋名六云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張華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允執厥中見論語堯曰篇也

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蒙引云有是公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類故以耳目鼻口四肢之欲為人心道心指仁義禮智之性○讀書錄六云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是工夫允執其中是才效堯之一言大學云一言憤事云云文林貫首云一言是一句可庶幾易下條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息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

上兼言心之虛天知覺下
 只言所以為知覺者不謂
 人心道心之異上草木子
 云人心是根於氣耳自口
 鼻之欲是也道心是原於
 理仁義禮智之性是也生
 於形氣之私曰大全重奪
 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時
 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
 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
 者言之○又新安陳氏曰
 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
 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
 有道心故曰原○問形氣
 是耳自鼻舌四肢之屬未
 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
 此數件事屬自家体段上便
 是私有底物云云如飢飽
 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
 氣形体而他人無與焉所
 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
 不可一向徇之耳欽○西
 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
 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
 類非惡也云云

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
 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
 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
 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
 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
 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
 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
 心知覺從義理上言便是道心△按朱子語錄有與見節曰所以養心益跬見曰所以沃戶樞是以
 或危殆△大全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
 發見此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蒙引云人心所以危者人心發於氣若無理以御之則流
 而莫制矣道心所以微者
 正以理在氣中易為氣所
 汨沒故也如此者頗見明
 自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
 正者為道心如若則人心
 之外更無心可言矣云云
 然人莫不有上朱子曰道
 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
 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
 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
 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
 道心如惻隱之心是欽方
 寸 李自詩男兒方寸
 心王貞白詩了然方寸內
 本出于列子不知所以治
 之大全新安曰不知以精

心知覺從義理上言便是道心△按朱子語錄有與見節曰所以養心益跬見曰所以沃戶樞是以
 或危殆△大全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
 發見此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蒙引云人心所以危者人心發於氣若無理以御之則流
 而莫制矣道心所以微者
 正以理在氣中易為氣所
 汨沒故也如此者頗見明
 自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
 正者為道心如若則人心
 之外更無心可言矣云云
 然人莫不有上朱子曰道
 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
 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
 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
 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
 道心如惻隱之心是欽方
 寸 李自詩男兒方寸
 心王貞白詩了然方寸內
 本出于列子不知所以治
 之大全新安曰不知以精

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
 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
 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大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
 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
 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
 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一之理治之也危者愈危
上大全云危者愈危流於惡
 微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
公大全朱子曰人心之
 危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
 天理之興也從事於斯
斯指精一全語秦伯篇
 云昔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為一心之一學部通辨云
 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孟子非亡無為非義無行
 等皆是以道心為一心之
 主○呂與叔克已銘云志
 以為誠氣為卒徒云動
 靜云為了一周易下係辭云
 變化云為吉事有祥○大
 全朱子曰不待釋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圖解云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使
 合禮身之所行便合度大陳氏衍明云自蓋嘗論之至此推精一之功所由加而及精一之效
 天堯舜禹堯舜禹之事詳見史記本紀有加於此言舉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
 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
 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
 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
 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
 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
 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

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
 禹至此總言堯舜禹相傳不外中也成湯文武見史記○書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蔡
 註武功成故曰成湯○書仲虺之誥云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云湯執中○詩大雅又王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武王傳傳洪範皐陶
 ○書皐陶謨云九德曰寬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
 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
 吉哉○書咸有一德云惟
 君躬賢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伊尹執○書悅命上
 云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高宗之詞○孟子離
 婁下云周公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其有不吝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此周公亦所以
 中道○召公戒成王曰敬

皆以此而接天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
 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
 功又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
 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
 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
 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作所不可不敬德云云

右采大全蒙引之

說既皆以此一大全新

安陳氏曰以此之此指三

聖相授受之說○又張氏

師魯曰此之一字指執中

而言云一繼往聖一蒙引

云繼往聖開來學曰繼曰

開亦傳也賢於堯舜一孟

子公孫丑上云宰我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

矣朱註程子曰聖則不

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

堯舜謂事功也蓋堯舜治

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

教萬世見而知之一孟子

盡心下云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又云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

而知之又云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心學家盡見云孔子兼堯舜禹

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
 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
 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
 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
 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

名參字子與皆孔子弟子傳見史記家語等○評子罕篇云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云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云○同里仁篇云子曰參乎五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得其

宗按章圖通義其曰長子傳家者謂之宗子曾子傳道猶長子傳家故曰得其宗○蒙引云流派
 所出爲宗故有大宗小宗之說此謂所傳得其淵源也▲衍明云自是以來至此歷叙道統之傳至

於顏曾而實在夫子眞端起矣語爲政篇云子曰攻乎異端云朱註范氏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
 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同小註勿齋程氏曰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曰異端質字彙云質驗也證也其言

之也切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忘久而復失也故說
 之周而備一天命率性第一章擇善固執第八章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第二十章云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一大
 君子時中第二章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大全朱子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

世之相後千一孟子離婁下云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云此孟子稱舜文云王之事之言也如合符節又云得志行
 乎中國若合符節○朱註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

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荀子云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綱維蘊奧字彙云維方隅也
 天之四維東西南北云又輟也○通義云蘊委粉反亦奧也困深處也○韻會號韻與

於到切說文宛也室之西南隅廣韻內也○趙岐孟子題辭云蘊奧難見○書經序豈足以盡發蘊
 奧○大全東陽許氏曰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

▲衍明云自及曾氏至此正言子思所以作中庸見道統之傳在子思孟氏見史記列傳第十四先
 聖之統大全云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及其沒一聽雨紀談云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
 嘗觀孟子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一日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首世世四書集注 中庸序

卒即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鄉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云
字一所謂記誦詞章之學也禮記學記篇云記聞之學未足以爲大師陳註記聞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爲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爲大師異端之說一蒙引云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異端也諸氏兼言楊墨恐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闕之矣又云異端若荀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韓非子刑名鬼谷孫臏權謀凡感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皆是也
佛之徒一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聃字伯陽詳見史記列傳佛指釋迦傳見高僧傳一○蒙引云老佛之徒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學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與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起釋迦西番人生于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耳近理而大亂真一又云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行者在心養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其有似吾儒之所謂盡心知性老氏曰脩心煉性其有似吾儒之所謂存心養性此可謂近理矣然而吾儒之盡心知性者所以擇善以明乎道即堯舜以來所謂惟精者也彼之明心見性則以覺爲妙其歸至於絕欲棄知空諸有所謂謂小則憂幻人世語大則塵垢六合者也其於吾道果同乎吾之有心養性者所以固執以守夫道即堯舜所謂惟一之旨也彼之脩心煉性則以退爲長筭其歸在於貪生罔利獨立物表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強其骨使人無知無欲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可同乎此其大亂真可見程夫子伯子諱顥字伯淳号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号伊川先生河南人也見宋史道學傳一及伊洛淵源錄言行錄等千載不傳一蔡邕獨斷上云三代年歲之別各唐虞日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夏曰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年聽兩紀談○讀書錄一三六嘗規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原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邪蓋三子各

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一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欽三家似是一老佛二家於近理故似是大亂真本全非也大全得其心也行明云自是而又再傳至此進道統之傳在二程惜乎其所以一大全朱子曰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伊川火書之真見紫陽文石氏萬姓統譜云宋集七石氏重會秘史乾道石整字子重會秘史乾道間知九溪縣云○大明一統志四十五紹興府石敦新昌人與朱熹爲友克齊有大學中庸輯略行世所輯錄僅一大全云即石子重集解○文獻通考云中庸集解二卷陳氏曰

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會稽石密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呂大晦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卜家之說晦菴為之原天義山易下象傳云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前漢書丙吉傳云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通大義云頤身會云差多曰頤多良久曰頤久多有曰頤有○或曰頤過半之謂也熹自登一熹朱子名○大全云登與早通恍然句會云恍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

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俟後之君子論語先進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孟子滕文公下云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同志書院傳云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泉間○王元之竹樓記云後之人與我同志而章之云名以輯略唐荆川撰中庸輯略原其略云中庸輯略凡卷初宋儒新昌石敏中重承兩程先生語而高第弟子游揚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及之為輯略其後朱子既自承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為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云支分節解

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及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

立言為第一支自第二章至十一章為其節解第十
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為
第二支自第十三章至二
十章為其節解自誠明謂
之性章為第三支自第二
十二章至第三十二章為
其節解第三十三章則自
為第四支也看來此說近
似而實未嘗大抵自首章
至第十一章為第一支而
折之為十一節自第十一
章至二十章為第二支而
折之為九節自第二十一
章至三十一章為第三支
亦折為十一節第二十三
章則獨為一支詳略相因

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
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
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收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
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已
酉春二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最此○又曰巨細畢舉謂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云云不敢妄議天全云雖謙言不敢與
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其真也若行遠登高書太甲下云若登高必自卑若陟遐必自迤○第十
五章云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迤辟如登高必自卑○衍明云自迤中至此皆原其定章句之由
而序之所重實在此▲雲峯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原其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
此序言心詳焉▲淳熙已酉自是以下已載大學原其性故今不再贅于此也大全公時年六
十

○中庸者不偏一蒙引云鄭氏謂此二字蓋是編書者所立以見中庸之道非子思當
時自取此二字為名也愚以為當時子思特為憂道學之失其傳而著此書將以垂之萬世宜不容
無箇名以舉之且中庸二字發於孔子而述於此書其義最為廣大而悉備尤為精實而切至多備
之義無以易此者疑非子思亦不足以與此今以為非子思所自名未見有何證據而以爲出於子
思自名者亦未見有何妨嫌也且如後人九作一篇之文字或一小詩亦須自題箇名况傳道萬世
之書乎此雖非大義所關然天下無理外之事亦所當論也或問云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
已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一義程子固更之矣今
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
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休地之中也無過不
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
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又云此篇首章光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分篇乃
曰自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其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
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書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

中庸也。○圖書編十五云：中一而已。世之言中庸者，何不同乎？曰：無過不及中也。此自有形體者言也。不偏不倚中也。此自有方所者言也。惟未發之中，方所形體俱民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悉渾在子其內也。故在天謂之命，曰於穆不已。曰無聲無臭者，此也在人謂之性，曰不現不聞。曰至隱至微者，此也。無而未嘗有，有而未嘗有，所以謂之獨也。○通義白雲：許氏曰：偏則不在中，而在一邊，倚則斜，進而不正，過是越過，於中不及是，未至於中，不偏不倚，是豎說中字，指未發之體而言。無過不及是橫說中字，指已發之用而言。此皆是反說以四旁影出中字。○性理字義云：中有一義，有已發之中，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庸平常也。大全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又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會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言行錄後集十三：鄉公傳云：志完曰：聖人之道，備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徹各獨而已。○子程子曰：按二程全書，程子此語散而出處，今朱子集彙載于此耳。

不偏之謂中。○大全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正道定理，蒙引云：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耳。若細分二字之義，則道以統體之至言，理以其中條理言。○大全云：正字應不偏定字，應不易。

喜怒哀樂之既發，心之用也。有察此心之用者，心法也。筆之於書，韓退之原道篇云：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云云。其書始言一理，指天命之謂性，言即所謂中也。若天下之大本也。此大全朱子。○大全黃氏洵饒曰：始言一理，萬物體統本一，本極也。中散為萬事，蒙引云：中散為萬事，一和，二達德，五達道，九經，三重，與九，大孝，達孝，天道，人道之屬，皆是要非性外物也。亦子大全朱子。○大全黃氏洵饒曰：中散為萬事，一物，一太極也。未復合為一，蒙引云：未復合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即本本大原所在，又萬事之所自出也。亦與大全朱子之說同意。○大全黃氏洵饒曰：未復合為一理，太極本無極也。放之於大，合蒙引云：六合，謂上下四方也。書云：光被四表格，上下總六合而言也。○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

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

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

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

未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

賈誼過秦論云。履至尊而制六合。卷之則退。易係辭上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三略上云。鉅之跡。四海卷之不滿。懷矣。○蒙引云。由一理而散為萬事。放之則弥六合也。由萬事而合為一理卷之則退藏於密也。放者自卷而放也。卷者自放而卷也。要相因相放之則弥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亦始以形容其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耳。此尺據書而言。不必謂卷舒在我也。皆實學也。朱子語錄云。句句是實也。無此字。空闕處。問不容髮。玩索而

○天命之謂性。天全朱子曰。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

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

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不雜乎陰陽也。○新安陳氏曰。天命謂性。非形体之天也。天也者。太極流行。賦于萬物。殊有盛衰之名也。○朱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近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為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云大全。○存疑云。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故初頭便明簡道。以示人必性教兼與者。性道之所自出也。教道之所由成也。而皆不外一簡道也。故下文除却性教。只說簡道。○又云。天命謂性。天者性之原也。率性謂道。道者性之動也。脩道謂教。教者道之則也。○又云。所謂道者。非他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之謂道。蓋性分之中。萬理皆備。遇事接物。只依他本然底發出來。便自有箇至當恰好底道理。這便人物所當行者。故曰率性之道也。○王規濤異註云。性道教從來有此名目。但人認差了。故子思揭而言之。三謂字重。看天非形氣之天。即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是也。○性。天全朱子曰。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為入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又陳氏曰。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人物皆有自然之理。○又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講述云。三句雖平意。重道。上性是道所從出。教是道所由成。故下文只說道字。而性教在內。○又云。率性依程子作私意。未萌之先。勿依呂氏作分脩為之說。按呂氏之問。脩道之謂教。天全朱子曰。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云。○又陳新安曰。脩道謂教。指聖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也。故有不能盡循其性。而本然固有之天。始不免昏黷剝喪之病。故聖人者出。而脩之以反復於道。所以為教。云。○論命猶令也。性理字義云。命猶令也。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便生那物。便似分科命。他一般命一字。

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性即理也存疑云章句不曰性理也而曰即理蓋此理在天則曰理付於人則曰性朱子欲人知性之為理也故解之曰此性即是箇理耳○性理大全二十六云按理字難言也先以字義言之則文理脈理也事事有理猶物之有脈循之則治逆之則亂物之脈理惟王最密故字从王○異說高中云問辨錄云問性即理也然欤曰理者脈絡微密條脈分明之謂天下之理皆然也而性字從生從心則人心所具之生理也性乃定名理為虛性性含美而能應理具體而無為性在邪廓之中厥性恒秉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謂性即理不較然也且性即是理則理即是性也而世有稱倫理者焉亦謂之倫性可乎有稱文理者焉亦謂之文性可乎固可識已氣以為形上蒙引云氣謂陰陽五行之氣氣本一也而為二則曰陰陽而五之則曰五行天之所以化生萬物者惟此而已矣故曰氣以成形○朱子曰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以人物之生上講述云朱子所解舉道理全而言耳作文不必入物講健順五常上大全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朱子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前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禮德而義智順也○東陽許氏曰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云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大上異說問辨錄云問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然欤曰中庸為學者作者人理也而伊川考亭動兼人物言之夫人有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天之性欤且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凡草木土石諸件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

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率循也○蒙引○大全朱子曰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云道猶路也孟子告子上云大道若大路然○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一物也○大上異說之自然衍明云註各循其性之自然自然二字極重蓋自一毫思落一毫見解便不自然便不是道○日用○周易上係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云云脩品節一存疑云品等級也節限制也道自有箇天然等級限制聖人立教不過因此而立耳禮樂刑政禮有五禮樂有六樂詳見大學序大全及蒙引矣刑有五刑詳見周禮秋官司刑書呂刑及漢刑法志

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下此意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孝經大義等矣○大全陳新安曰禮樂正足中和之教刑所以弼教政亦教之寓云董子前漢書列傳二
 十六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云道之大原一仲侃對賢良策之語也○讀書錄一曰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太原出於天道也者不可
 四書折解云道字原一命於天率於性來須臾離一圖史合攷云曾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一十瞬名一彈指一彈指名一羅預一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二須臾○丹鉛總錄十五云儀禮聘禮速賓辭云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註須臾言不敢久言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於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史子以用乞更屈也如令人請客二茶俟屈

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

降之義今之所云侯屈也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左暢本原○揚明云不可須臾離王通言人不能離道行明○講述云不可離就人不可離道說若就道說則是道不離于人於不可一守說不去○存疑云道無不在故無時可離若外物則有時可離如車馬椅桌是切於日用亦有時可離惟道不可離人亦有不御車馬不用椅桌時節是可離也若道跟着人身無乎不在雖暗室屋漏中也有一雖不睹不聞時也有如何可離○蒙引云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性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須戒慎恐懼也雲臺就以不睹不聞為須臾則泥矣△曲禮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書五子之歌云不見是圖○知新日錄袁了凡曰天下之物有合則有離道是率性之謂本來無合焉得離○道者日用之大全云道之用皆性之德又云言道之體○又史氏伯瓚曰朱子於上節曰當行之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為理正其用意深處蓋道之本体居其渾然在中之時但有此理而已未可以路言也路則已發而各有所適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理則根於性而散於事無間乎已發未發可以兼該乎体用矣云無物不有大全云道之大橫說無時不然又云言道之久直說常存敬畏大全云敬謂戒慎畏謂恐懼天理之本然又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莫見乎隱摘訓云隱見就微顯就聞說○二程全書十九云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在心而人聞其聲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其著不可欺也日如楊震四知然否日亦是然按聞琴知殺聲後漢蔡邕之事也後漢書列傳五十下蔡邕傳云初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醢焉客有彈琴於屏風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郡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槩然彈琴者曰我何故發見螳螂方

降之義今之所云侯屈也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左暢本原○揚明云不可須臾離王通言人不能離道行明○講述云不可離就人不可離道說若就道說則是道不離于人於不可一守說不去○存疑云道無不在故無時可離若外物則有時可離如車馬椅桌是切於日用亦有時可離惟道不可離人亦有不御車馬不用椅桌時節是可離也若道跟着人身無乎不在雖暗室屋漏中也有一雖不睹不聞時也有如何可離○蒙引云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性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須戒慎恐懼也雲臺就以不睹不聞為須臾則泥矣△曲禮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書五子之歌云不見是圖○知新日錄袁了凡曰天下之物有合則有離道是率性之謂本來無合焉得離○道者日用之大全云道之用皆性之德又云言道之體○又史氏伯瓚曰朱子於上節曰當行之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為理正其用意深處蓋道之本体居其渾然在中之時但有此理而已未可以路言也路則已發而各有所適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理則根於性而散於事無間乎已發未發可以兼該乎体用矣云無物不有大全云道之大橫說無時不然又云言道之久直說常存敬畏大全云敬謂戒慎畏謂恐懼天理之本然又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莫見乎隱摘訓云隱見就微顯就聞說○二程全書十九云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在心而人聞其聲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其著不可欺也日如楊震四知然否日亦是然按聞琴知殺聲後漢蔡邕之事也後漢書列傳五十下蔡邕傳云初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醢焉客有彈琴於屏風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郡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槩然彈琴者曰我何故發見螳螂方

向鳴蟬人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欲，吾心從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管仲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故君子慎一。王應麟困學紀聞五十五文子曰：聖人不慙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列子曰：獨立不慙，影獨寢不媿。袁高彥先謹獨銘云：其出戶如見，其入廬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媿於衾。○章句：隱暗處也。蒙引云：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存一念之動，極是細事，事字不可深泥也。解字法如此耳。暗處之處字亦然。隱微二字其義一也。獨者人所不聞，摘訓五章句不知獨知，一知字又兼暗聞說。○大全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天下之事，一朱子曰：事之是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大過人欲於一較，擊方氏曰：戒慎是保生天理，慎德是檢束人欲。○李貞菴達說云：存天理所以制人欲，遏人欲所以全天理，其實一也。不可兩至。離道之遠也。蒙引云：蓋隱微之際，乃一念左萌之初，若未有相遠者，然理欲從此二分，則或日進于高明，或日墮于污下，而聖在遠異域矣。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故曰：以至於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一蒙引云：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欲屬工而無不在也。又初而言之，只是喜怒哀樂者而已。○文林貫百云：樂是喜之甚，○存疑云：喜怒哀樂雖未發，然其理已具，而天下之喜怒哀樂皆原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中節之和，即率性之道也。豈惟一人耶？○續讀書錄下古今之人所當行也，故曰：天下之達道。○讀書錄云：存心不妄為中，應事不差為和。○續讀書錄一云中：天地萬物所全具之理，和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只中和二字，包括無窮之理，其要在心。○衍明云：子思言中和，而以喜怒哀樂明之，其實只謂情識未形為中，順事無情為和。○孔門宗旨也。○說約云：疏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存疑云：曰中曰和曰大本曰達道是性情之德也，不戒慎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不慎獨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大全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所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章句：所共由之，論語雍也篇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性情之德，大全云：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致中和，天地一或問云：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蒙引云：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造然之工夫，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二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慎以致中，謙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也。○知新日錄申甫曰：致中和工夫，只是慎獨上已盡了，此特重提一句耳。慎獨是徹首徹尾。○又一說：天地萬物以誠心之天地萬物言亦可也。○衍明云：天命之性是天之

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

生入也戒慎之獨是人之事天也天地萬物之位育又是人之成天也天人一貫之學其真備於此書哉○圖解云致中和是滿其

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極意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朱子曰此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云○

乃約而不放之意不其簡約要約之約吾之心正一蒙引云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昔者宋君有仁言而發感之退舍東海孝婦啣冤死而郡為之大旱者三年如此則知聖人之位育果有其理矣仔細推求天地之氣順與天地地位處無甚分別朱子只是於位育上求其所以然之故則如此云耳待於外大全云不出吾性之外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右

其言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

已不可離實與上文本原相對或以本備之二字

大全戒慎慎獨一節○孟

子盡心上云存其心養其

性朱註云存謂操而不

舍養謂順而不害然言聖

神山大全云中和位育二

句反求諸身第十四章云

子曰射有似君子失諸正

鵠及求諸其身賜氏宋史

道學傳二楊時字中立南

劍將樂人云○伊洛淵

源錄七云楊子名時字中

立字龜山延平人又名楊

文靖從二程游得河洛之

傳因要重軍命益云政貴有恒祥尚休要蔡傳云越完見於已之謂體象休所會之謂要其下十

章自第二章至十一章○仲尼曰君子或問云此稱神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

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郊特牲篇則

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也是也其下十章

葦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

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此此體

之小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子孫之於祖考亦多矣之而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已備矣然未有諡

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宜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諡而子孫

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

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事文類聚後集一云古不諱字或問子思稱夫子為

仲尼宋子曰古人味嘗諱其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

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頭逢社叟○文林貫言曰云君子

是成德的人品○微言姚元素曰君子惟與中庸為一故曰君子中庸若說君子合中庸仍分而為

二矣夫全雲舉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思親孔子之言○不偏不倚行明云

註不偏不倚以釋言無過不及以用言精微之一蒙引云精微之極致即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

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火之得是理者言為小異耳休之天全陳新安曰休之謂以躬當而力行加

仁以為己任之意○蒙引云休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君子之中庸一○文林貫言云此君子以入

中庸

卷一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故華曰天生德於予漢其其知何操曰亦若天命在吾及其為周文王乎又何當不藉聖賢為口實而自以為時中也此小人之尤無忌憚之甚者也於中庸能不安乎○**章句**王肅本一魏志十
 三王凱傳附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云○萬姓統譜云王肅頭
 子仕魏官至崇文觀祭酒云云蓋景侯○伯倫父四書說林表言云上蔡語錄云小人之中庸者小
 人自以為中庸蓋自以為中庸而思以其道術鳴者自成一小人中庸也此處不必如王肅本添一
 反字至末方枝出無忌憚如素隱行怪全無顧畏便是正與慎獨戒慎反故曰及中庸亦似此有
 君子之德黃洵鏡曰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皆已未之事
 惟未發之時存養所以發皆中節大中無定體大全許魯齋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
 此時則此為中於他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云○**右**游氏名酢
 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師事河南二程子又名游察院詭見宋史道學傳伊洛淵源錄及萬姓統譜
 等以性情言之大全黃氏洵鏡曰性情是自然中和該體用德行見於事中庸兼體用○又饒氏
 曰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則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云○蒙引云以性情言之則曰
 中和中性和情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
 行也所謂隨時以處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則庸也性情自一身言德行兼事業
 言○子曰中庸其一一文林貫言云中庸指理說至是極善不可加損意矣○字有嘆羨意民鮮能
 一文林貫言云民字作人看兼上下之人說鮮是少能字兼知行言○揚明云民即下知愚賢不肖
 等入久矣一學有惕然深省意○講述云民曰鮮能又曰中庸不可能又曰惟聖者能之於此益見
 中庸為至能之一字非聖人不敢當則不能豈獨凡民哉也○存疑云此章為下章張本此言民鮮
 能也○**世教衰**一衍明云世教即脩道之教○說約云愚按章句但世教衰教字照首章脩
 道謂教教學此中庸亦在無過不及過○蒙引云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在上無修
 立教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說世教衰之義而以民字為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能以
 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人為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
 以世教衰之故蓋民即人
 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
 志民字亦兼上下言論語
 無能字雍也篇也**右第**
 章○子曰道之不行也知
 新日錄衰了几日行字即
 江河行於地之行不容一
 毫造作者明字即日月明
 於天之明不容一毫推測
 者○文林貫言云道即中庸
 之道不行指體於人說我
 知之矣又云我知之的之
 字指不行之故知者過之
 揚明云知是聰明好察
 隱的人過是所知過乎中
 愚是愚蒙不及是所知不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
 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
 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
 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
 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
 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
 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
 行而無所
 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
 以釋首章之義文雖

及乎中○衍明云初問云知者有識見聰明特達的人便好作聰明多慮愚思是皆愚又不識得道之不

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道理○或問云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摘訓云道之不行不明是中心之鮮能過不及之故鮮能知味又是過不及之故○蒙引云獨與飲食者飲食人之常事以譬道不離為尤切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末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伯達父折理編云人莫不節是指飲食以言道非喻也飲食亦道中之一事即飲食而餘可推矣就如飢渴則易為飲食蒲鍾不辨禮義何日不飲食何嘗得正味此教入以下手與能處

揚明云道即中庸之道不行亦是過不及矣夫字有慨嘆意○折理篇云不行而曰矣夫便令高慨嘆之意分明說若欲行之必由知以明之乎故下章遂引舜之智以實之○合蒙云

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子曰道其不

揚明云道即中庸之道不行亦是過不及矣夫字有慨嘆意○折理篇云不行而曰矣夫便令高慨嘆之意分明說若欲行之必由知以明之乎故下章遂引舜之智以實之○合蒙云

不行只就行上太過不及

言不必忘上章知愚來云

○存疑云或謂道其不行

矣夫專指知者過愚者不

及不宜通承上章知愚賢

不肖之過不及○言句由

不明上摘訓云章句由不

明故不行是發子思引來

之意只當於言外見之石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

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邇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

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

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

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

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

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

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

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

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

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夫音扶○由

不明故不行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

不行之端以起下章

之意

○知新日錄王陽明曰舜之好問察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

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邇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

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

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

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

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

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

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

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

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

不及而道之

所以行也

入大庸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後問則是偏也聖人無偏若先備說孔子雖知亦問非也朱子置

之圈外當有說也隱惡而揚善

愚投不覺其消化善投自為之

發揚也好與騰揚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知也

陸象山文集

三十四云舜隱惡而揚善說

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

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

事在己在人一也為國家

者見惡如農夫務去草焉

艾夷蘊崇一絕其本根勿

復能殖則善者信矣故君

子以退惡揚善順天休命

也推其兩端文林賈自

云二其字指善惡看○脉

云兩端是不一之論斟酌

參詳也云云用其中於民

謂從而端而得中即以此

中而經綸設施於民也還

是用以治天下之意非說

取民之中為我用○翼註

云兩端用中譬如一人有功過賞或云百金或云五十金或云十金則執此衆說自極少以至極多者擇之少者爲中則用少多者爲中則用多此大全朱其斯以爲舜上文林貫言云其斯指好問以下言舜字內有大知意○揚明云舜之所以爲舜者只在斯不可說舜之大知在斯此同意○言取諸人孟子於舜之事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公且上告以善一毛詩于施篇小序云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權度孟子梁惠王上云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云朱註云權稱錘也度丈尺也石第百章大全云此章言知之事○子曰人皆曰一圖解云人字泛說皆是動輒自負驅而納一又林貫言巨云驅是逐納是隨○正義云隨隨謂玩也穿地爲坎豎鋒刃于中以隨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獲胡化
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也○王簡臣四書徵云罟獲以罟爲獲而獲之也陷阱爲阱如阱而以陷也罟獲以高羅禽獸如罟之扣網也陷阱以陷墜禽獸如罟之賺坎也○蒙引云人何曾納於罟獲陷阱此等以喻禍機所伏耳言其見利而不見害也○又云利所在禍之所伏即罟獲陷阱也因逐利而羅害也期月大全新安陳氏曰期年是周一年期月爲一月○摘訓云期月言其近○或問云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與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說之則失之也○大全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云云
子曰獲機檻也後漢書二十一朱均傳云設檻罪而猶多傷害註云檻爲機以捕獸罪謂穿地陷之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知新日錄湛其泉曰其擇中庸者何也曰學問思

知新日錄湛其泉曰其擇中庸者何也曰學問思

辨之功也。一善者一得也。天理之極致也。得一善。即教。秦總錄云。一善者仁也。○文林貫目云。一善即中庸的理。○知新日錄牛春宇曰。得一善。一善字。是至一之善。正所謂中庸處也。○圖解云。得是實見得是善。即中庸本體。原來不二。故曰。一場明。○附說云。聖人孔子。不擇乎中庸。而自得善也。回擇乎中庸。而得善也。亞聖之故也。拳拳服膺。○圖解云。拳拳。如手之握。服膺。如衣之貼。膺。○蒙引云。擇乎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至矣。○章句。同孔子弟子四書人物備考云。顏淵魯人。各回淵其字也。孔子三十歲云。又見家語史記等。右第八。章。大全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子曰。天下國家。存疑云。此謂得天下國家者。期於能履。置得天下而已。未論及當

與不與。若管仲。之治國。蕭何之相漢。是也。爵祿可辭。揚明云。爵是三公之貴。祿是萬鍾之俸。辭是不屑受。○存疑云。此謂辭爵祿者。但以不就之為潔。不論及當與不當。辭若何。晉夫人是也。白刃可踏也。揚明云。白刃。固是利器。死。若死。皆足。踏。是履。即不畏死意。○存疑云。此謂踏白刃者。但以輕生為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於衛。此大字。一本作匹夫。是也。故者。可能中庸。不可能也。文林貫目云。中庸是性命的理。該知仁勇。不可能。重。○讀書錄云。中庸不可能。猶顏子取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存疑云。中庸要亦不出二者之外。若舜之協和萬邦。文王之綏和。有夏。天下國家之中庸也。夫子之不受萬鍾。美爵祿之中庸也。比干之諫而死。白刃之中庸也。○章句。知仁勇之事。大全新安陳氏曰。可踏。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又朱子曰。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又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又曰。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然。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仁。熟。孟子告子上云。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章句。○子路問強。○章句。引云。強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節節。有勝入字云。○或問云。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入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皆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救其失者。類如此。云。○章句。子路孔子。人物考云。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值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狼豚。拔劍而舞之云。○又史記及家語。有傳。○賈承以教。文林貫目云。教有引誨的意思。無道是橫

不可踏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 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子曰。天下國家。存疑云。此謂得天下國家者。期於能履。置得天下而已。未論及當

與不與。若管仲。之治國。蕭何之相漢。是也。爵祿可辭。揚明云。爵是三公之貴。祿是萬鍾之俸。辭是不屑受。○存疑云。此謂辭爵祿者。但以不就之為潔。不論及當與不當。辭若何。晉夫人是也。白刃可踏也。揚明云。白刃。固是利器。死。若死。皆足。踏。是履。即不畏死意。○存疑云。此謂踏白刃者。但以輕生為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於衛。此大字。一本作匹夫。是也。故者。可能中庸。不可能也。文林貫目云。中庸是性命的理。該知仁勇。不可能。重。○讀書錄云。中庸不可能。猶顏子取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存疑云。中庸要亦不出二者之外。若舜之協和萬邦。文王之綏和。有夏。天下國家之中庸也。夫子之不受萬鍾。美爵祿之中庸也。比干之諫而死。白刃之中庸也。○章句。知仁勇之事。大全新安陳氏曰。可踏。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又朱子曰。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又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又曰。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然。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仁。熟。孟子告子上云。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章句。○子路問強。○章句。引云。強者。力足以勝人之名。故下文。節節。有勝入字云。○或問云。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入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皆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救其失者。類如此。云。○章句。子路孔子。人物考云。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值直。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狼豚。拔劍而舞之云。○又史記及家語。有傳。○賈承以教。文林貫目云。教有引誨的意思。無道是橫

逆不循理的人。南方以質之柔弱言。○揚明云無道是橫逆施我不報亦只隱忍一味從寬君子居之大全胡雲峯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云○文林貫自云君子是偏於寬厚的人之字指寬柔不報言○揚明云居是居之道非居其地也○衍明云君子居之言此猶君子之所自處也○摘訓云君子居之強者居之是斷之辭不着在南方北方之人了○章句含谷巽順上大全黃洵鏡曰含谷訓實字巽順訓柔字以謙訓以教字云○橫逆之來一平孟子離婁下云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云○朱註橫逆謂強暴不順入也南方風氣一山書云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墮土之人犬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羨其土之人醜含忍之力一蒙引云含忍如何謂之強蓋忍入之所不能忍是亦勝人處勝人則強矣社金革一大全三山陳氏曰卧席曰社○大全云社金革如云枕戈○又倪氏曰社衣衾也金鉄也革皮也雖鉄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衾然故曰社○又史氏伯璿曰以衾爲席即請社何趾之意况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衾爲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在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蒙引云社者習而安之也亦借意用字社金革猶言踏百刀枕戈又相似取藉而安之之意金革非可社也而社之曰社非可睡也而睡之曰非可枕而枕之皆有藉而安之意○中庸管窺曰社衣衾也論語被髮左社之社金銷鉄之屬革皮也以皮爲繩索金葉以爲甲也○章句果敢語陽貨云忠果敢而窒者故君子一○文林貫自云故字承上一節來君子是仁熟義精的人○揚明云此君子是成德之人和不流一○文林貫自云和是處衆平易不流是不拘於私情強哉矯是贊義之詞○摘訓云和易至於流而乃能擇能守不至於流非自勝其易流之和者不能也富貴易至於流而乃能擇能守不至於流非自勝其易流之和者不能也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也

必至於不倚乃爲強也如舉世皆出我獨處是中立而不倚也○蒙引云和而不流蓋以處常言中立而不倚蓋以處變言和與人同中立與人異也下文又分處窮處達言積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也○微言夏九範曰和如柳下惠而直如蘧公孫這便是不流中立如伯夷而一世非之不礙這便是

不倚國有道上揚明云國有道只當富貴功名之會看不變塞是功業赫變之秋而于本來心体無賊芒漏洩○文林貫自云國有道是匡化的時候塞是未達之守○講述云塞對通言窮居之時阨塞未通上常其潛泊勵節操至於得志便有逸樂之念而息心生有威福之念而驕心生有身家之念而利心生有得失之念而畏心生把未達時所守一切變了君子達時依舊是未達時志節是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

抑語辭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谷巽順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社席也金戈兵之屬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故君子和而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

死揚明云國無道只做

當困窮危難之衝至死乃終窮意不變亦是不變本

來之心也○文林貫百云無道是不可仕的時候○

○蒙引云國無道至死不

變便是避世不見知不悔也○講述云無道時只是

困窮至死不變化作死生禍患說猶死而後已一服

常情不與貧苦便事以生平所守放溢為非君子

雖是極窮亦以義命自守直至于死不肯變上平生

之志節所謂貧賤不能移也○言曰矯強貌蒙引云

強貌所以形容其強也詩曰矯々一詩曾頌泮水篇第五

章云矯々虎臣在泮賦云朱傳云矯矯武貌石第

十章大全云此章言勇之事○子曰素隱一衍明云隱與顯反屬知怪與庸及屬

行○蒙引云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惟是常道之外者○有疑云素隱行怪知行之過非中庸也○易

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

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

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

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

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

孰大於是夫子以是生以子路者所以

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

右第十章

上繫辭云探賈素隱云○大全朱子曰素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張溥天四書醒人解云述非傳世只借以為說取○章句漢書留作案前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安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顏師古曰素隱求索隱暗之事○王劭父野客叢書二云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素隱行怪此如書序不封之謂八索徐邈以為八素與索又相近故取○林子全書云素隱即易之素王殖其之素封也素也者空也不知孔門心法而中實無所有也出既無益於時處又無聞於後故不得不行怪以欺人而觀名聲於異世也深求隱僻之理大全格庵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

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

便是△排前云邪行事燕
惠王被譏行以心忠於王
無事被譏仰天而哭六月
為之飛霜善吹律燕中有
寒谷地寒不生黍稷衍吹
律而暖氣至寒谷而春黍
稷頓生君子遵道而一
又林貫言云此君子是為
學之人淺者○醒人解云
尊隨事隨物倚傍而行○
微言表了凡曰遵道而行
已在路上了半塗而廢非
力之不足乃志之不堅也
○醒人解云廢行不逮而
廢矣○大全問半塗而廢
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為他知處不切近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夫知之
人一下知了千了萬了所謂吾弗能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至不能已文林貫言云弗字有
六無的意思已即止廢意○詩句半塗而廢則一語云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當強而不強

有所不
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
依乎中庸而已不

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
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
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
言以明首章之義

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
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
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
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

摘訓云章句當強而不強等語乃子思意以可於言外見之非勉焉而不致廢三句及不為索隱行
怪四句皆朱子斷之之辭若作夫子口氣便是明聖者自居之○君子依乎中庸文林貫言云
君子是聖人地位○講述云依字與遵字不同遵者以我循道循與道為一依如依仁之依謂相依
不違與道為一也○摘訓云依字兼知行說○存疑云依是出於自然不着力遵循着力遯世不
見知○摘訓云遯世屬己不見知屬人然只是一意謂吾隱遯於世而人不見知也○存疑云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是道德之盛全不在外得失為事○又云素隱行怪知行之過非中庸也遯道而
行能中庸矣半塗而廢者其德未成知未盡行未至也依中庸遯世不悔則中庸之成德知之盡行
之至矣唯聖者能之文林貫言云聖者是生知安行○章句知之盡一禮記郊特牲云仁之至義
之盡也不賴勇一大全陳新安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廣
韻裕寬也右第十一章無以造道一大全洵饒曰知仁勇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造道謂造道
成德謂達德○君子之道一文林貫言云君子作聖人字看道即中庸之道○蒙引云謂之費者
以道體之散殊無乎不在者也謂之隱者所以特其性命之理極于神明替費之妙也○大全朱子
曰道者兼体用該費隱而言也費者是道之用隱者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薛文清讀書錄云
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黃氏曰按云如今風雨之時
滿室皆陰氣然不可見此体之隱也其着人衣服則覺得濕潤此顯而可見者用之廣也然着人衣
服滿室之隱濕之氣耳○脉云此章重在費上隱特見其費之妙處故下三節只詳其費証其費結
其費並不說及隱天婦之愚醒人解云夫婦猶言庸眾愚昏庸○知新日錄曰夫婦之愚不肖
不必說是至愚至不肖之人對下聖人天地言故云然○又王陽明日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
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雖是本体明了何緣能盡知得云○揚明云與知就良知上說○文林

貫目云與字作能字看。伯玉父燃犀解云與知是就良知上說。蓋道之易知亦在日用之間。○存疑云夫婦所知能有家用之常如未耕井田是也。史氏以男女交感當之誤矣。○章句之說載其至也。揚明云至字不訓道之極至乃道之盡頭處。○文林貫目云至是道理盡處不知是限於地阻於時。○夫婦之不肖。○文林貫目云不肖庸愚無為的人行是自然做得。○醒人解云能行率性之能。○揚明云能行是就良能上說。○雖聖人。○文林貫目云不能是阻於時勢拘於定數者。故君子語。○文林貫目云故字總承全節來君子指道言大字照天地聖人邊說。○醒人解云語大統言規模。○燃犀解云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體統之大。○天下莫能載。揚明云此理貫乎六合莫有能出於道外而載之。○語小天下。揚明云就大處而語到細密處。○醒人解云語小指條件也。○莫能破。揚明云此道無微不入莫能分折而破之。○章句夫婦居室。衍明云夫婦居室之問不專就交感言愚不肖亦不必說是至愚極不肖的對下聖人天地言故云然至字是道之盡處舉分量極而言非道之精微至極之謂也。○其大無外。○楚辭遠遊篇云其小無內其大無限。○靈樞外篇篇四十五云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外大之則無外。○大全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若得一物在若白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又東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宇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貫也。○可知可能者道。○大全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君事長之類。○又史氏伯璿曰一事即是夫婦居室之一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為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為證也。○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大明一統志云侯仲良河東人父道濟娶程珣女仲良呼二程為舅氏從之游人欲能仲良者仲良見中家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即去之朱子稱其學清自勤止萬姓統緒

孔子問禮。家語觀周篇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偃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鄭子太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小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顛頂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尤信堯舜病博施論語雍也篇云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覆載生成。○大全新安陳氏

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

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云

詩云鳥飛戾天魚躍于淵 堉雅云鳥鳴即大風詩云鳥飛戾天魚躍于淵為鍾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况君子作人之盛○黃氏日鈔四十一云

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夫子川流之嘆亦舉一端以示人○同卷八云為而必戾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凡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百骸之有其則見由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鳥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講述云

詩云節明上文大小之意統言之極天淵皆道也是大莫能載細言之為魚亦道是小莫能破○醒人解云上下就天淵言○章

察著也 大全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掩化育流行蒙引云化育流行就物上言此說

○存疑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為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與緊上大全吳氏程曰與緊猶俗言著意活潑潑地又云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

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至鳥飛戾天魚躍于淵** 言其上下察也 為鳥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鳥鳴類戾至也

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與緊為入處活潑潑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讀者宜致思焉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蒙引云活潑潑地即上下察之意○黃氏洵饒曰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欽○朱子語錄一百二十六云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也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臨濟語錄云活潑潑地紙是勿根株云其致思焉○大全黃氏洵饒曰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慎獨○君子之道造一存疑云造端猶云起頭也君子之道自夫婦處起頭及到那盡頭盡角處則昭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不在矣○講述云造端是結其能破意及其至是結其能載意○口解云夫婦就知能說蓋生人日用之常理造以履其事高端是呈露之端緒也至對端字看乃是推而至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

二 極察對道字看是若其理察於天地從夫婦之端而究之乎原無漸次右第廿二章其下八章自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子曰道不遠人○燃犀解云道即在人身上故曰不遠○蒙引云道者人之道也何遠於人哉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有慈孝之心率性而已豈假外求哉○二程全書人外無道道外無人○講述云不遠人字泛指人身言人之為道人心指天道者言○大全東陽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明之道○同朱子曰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揚明云為道是求道遠人是求道行徑上為字有工夫此為字當謂字○摘訓云為字兼知行說○衍明云此章謹要在道不遠人二句通章皆明此句之意○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上鞋踏遍龍頭雲歸去失林樵花嗅春在杖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首句高遠難行○大全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大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摘訓云章句難行二字偶欠○知邊詩云伐柯○王觀海翼註云柯斧柄也周禮曰柯長三尺傳三寸○睨而○揚明云睨目而視○文林貫首云睨是和目而視○故君子以人○文林貫首曰云以是人指道言治教而書之意○揚明云上人字是人之道下人字是人之身言因其人自有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大全朱子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冰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邊障得歸來東邊便了○國而○燃犀解云改是能去人物以還天理即復其所以為人止者猶云即是道之意○詩○張子東都事略一百十四張載字子厚長安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所宗世所謂橫渠張先生者少時喜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淹書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因勸學中庸載感其言益窮六經云又傳見宋史○因衆人望人○是即張橫渠正蒙之語也○大全潛字陳氏曰衆人即天生丞民凡

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秦越為異。則為衆人。非張子意。又聖學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又史以胡氏之言為非。之說。見大全。今不載于此矣。忠恕違道。文林貫旨云。道即當然之理。○大全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淺說云。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為私意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于忠而行之。則雖曰。出於勉强。而未能與道為一也。欲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性理字義云。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以

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而分殊。○講述云。蒙引以不願為思。只是只當於恕上看出忠意。○首句盡己之心為忠。○大全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慈地想人。亦要慈地。而今不可不慈他。慈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在不能也。春秋傳齊師。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息帥師伐鄭。次于桐。王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齊地。違殺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智伯聞之。乃還。日。我止伐鄭。不伐齊。智伯智

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謂以衆人望人。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則易從。是也。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殺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于忠而行之。則雖曰。出於勉强。而未能與道為一也。欲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性理字義云。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以

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而分殊。○講述云。蒙引以不願為思。只是只當於恕上看出忠意。○首句盡己之心為忠。○大全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慈地想人。亦要慈地。而今不可不慈他。慈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在不能也。春秋傳齊師。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息帥師伐鄭。次于桐。王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齊地。違殺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智伯聞之。乃還。日。我止伐鄭。不伐齊。智伯智

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襄子也。即荀瑶。以已之心。云之車。大全黃氏曰。此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不
過推也。以及矣。而已。張子所謂。是亦張橫渠正蒙之語也。○大全雙峯饒氏曰。則盡仁之仁字。還
是說。上道字。仁。即道。就忠信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蒙引云。張子此言。非以恕當仁也。
其謂之盡仁。即如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但不如孟子之言於仁恕之義。自然在辨耳。要之恕
之熟者。即是仁。君子之道四。○文林貫旨云。道是率性之道。未能是謙辭。○圓解云。即不遠入忠恕
之道也。道四合。人倫意。○柳澤山折衷云。依或問。君子之道。一節。俱就夫子身上說。○大全朱氏仲
日。言未能者。欲先盡也。也能盡乎已。則恕可推矣。○所求乎子。○文林貫旨云。求。是責望的意。下做此
○蒙引云。人倫有五。君子道四。猶遺夫婦一倫者。蓋此以責入焉。○不可曰。所求乎婦。以事夫未
能也。故遺之。庸德之行。揚明云。臣及子弟之道。乃日用常行之理。即庸德行。是從心上行出來。○文
林貫旨云。德。是孝弟忠信之德。○醒人解云。行踐其實。○庸言之謹。○文林貫旨云。庸言。是子臣弟友之
道。發諸言者。醒人解云。謹。攝其可。○有所不足。○口解云。行百而虧一。亦是不足。勉益奮力求足。○文
林貫旨云。不足。是不足也。勉。是強為意。○有餘不敢。○口解云。非具有餘于言。只自覺言之易。也不敢
盡。即所言者。亦不盡。○言顧行。○醒人解云。顧。相照應。慥慥篤實之貌。無馳騖虛浮意。○有
餘而謬。大全。認忿也。難也。論語。顏淵篇。司馬牛問。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右第廿三章。○君之素其
位。○知新日錄。袁了凡曰。素。字。只是平素之素。有仍舊之意。現在之義。亦在其中矣。○又姚承菴曰。
富好禮。達則兼善天下。貧而樂窮。則獨善其身。○忠信行篤。故樂。樂。猶可。行內。文明。外。承順。以蒙大難。
此皆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事。○蒙引云。素其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外。以心言。○揚明云。素只
責任。自然之謂行。是因。現在位。盡分內事。○章句。素猶見在也。大全。如今人言。素來之意。○同史氏
伯齊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見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
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為素來。則昨
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素言顧行。○蒙引云。素。素難行。難行。非謂苟免。而從夷
也有道存焉。此句俗多借。以文其苟免之計。是害。厘。謬。千里矣。○君子無入。○文林貫旨云。君子。即首
節。體道於已者。入。是進處
其地的意思。

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自得。從容順適之意。○蒙引云。無人。猶言無適也。所
以自得者。以其道之所在
而安之。吾何歉乎哉。○知
新日錄。袁了凡曰。不舉中
國。安樂而獨舉。袁狄患難
者。就難處說。耳。得字。對夫
字。看無失。即得矣。不得之
字。外而得之內。故曰自得。
○存疑云。無人。而不自得
者。道焉而已。道苟在。焉而
心安之。又何不自得之有。
舜之飯糗。茹草。終身。

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
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
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
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
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
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
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
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
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

所能止未能一者

被袵衣，設琴瑟，若固有文主之拘，姜里而演易，孔子之尼，陳蔡而絃歌，顏子之簞瓢不改其樂，皆無入而不自得也。在上位不陵，揚明云：上位是貴，而有勢者作威是陵，稍未其順我也。是陵，下位是賤，而位卑者附勢是援，稍觀其庶我也。是援，講述云：在上位，即貴位也。上下字活，看遇下人我為上，遇上人我為下。不特貴賤兩揀人。○直解云：陵是陵虐，援是舉援，固已而不，然解云：正，工夫在平日學問，正是能戒懼慎獨者已。即下文反求乎其身之身字。正之者，體備于天命之初，無所欠缺之謂也。○故君子

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猶見其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

小人行險，醒人解云：險是利欲。○蒙引云：行險者，不為其惡，而為必勝，私智作聰明以為奸邪之事，此險道也。正與居易相反。○又云：此章本言君子，此兼小人。止一友一勸一戒之意。○文林貫言：首書云：此節申上二節，重君子道，示人只帶說。○文林貫言云：幸是不當得而得者。○洪武正韻云：不可得而得，曰幸。

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怨人。援平聲。○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諸其身。○畫布曰：正，檠皮也。日，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白字者，放此。

侯而捷，張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反求諸其身，揚明云不求之，正鵠而求之，吾身必欲其無失。○文林貫首云：求是自責的意。○大金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第十四章：君子之道，一。通解醒人解共云：道是進為之道。○知新曰：錄牛春字曰：君子之道，作道理之道，看非是進為之道，進為有序，意須在辟如。上發揮。○摘訓云：君子之道，與前面三箇君子之道，當作一例看。辟如二句是言斯道推行之序，非謂進為之序也。進為之序，唯宜於言外見之。蓋此章言道之有序，正示人以進道之序耳。○知新曰：錄袁一止曰：此道本無遠近，無高卑，而一以貫之者也。本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子思於無漸次中，且開漸次，于無梯航處，且設梯航，故辟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要知遠近高卑同是一道理。○蒙引云：邇，自邇也。卑，自下學入行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在。○詩云：君子好，直解云：鼓是彈琴，琴都是樂器，翁是合，歌是父，祭是子，孫。○文林貫首云：宜即是翁合的意思。○知新曰：錄牛春字曰：妻子好合，二節總是高道之甲邇處。蓋上言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此邇矣。乃所謂單邇者何在？不過家庭日用如詩所云：和妻子，宜兄弟，乃孔子替其順父母者，便是蓋孝弟庸行之常，乃天經地義之所由始。家庭底象之際，實中和位育之所由基也。故云：自邇自卑。孟子謂道在邇，而云：正是此義。○傳說：祭妻子兄弟為甲近，父母為高遠，諺矣。○存疑云：宜爾室家，貼兄弟之二句，樂爾妻祭，貼妻子二句。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好。去聲。耽，詩作湛，亦作耽，樂音洛。○琴，詩小雅崇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也。祭，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也。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且設梯航，故辟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要知遠近高卑同是一道理。○蒙引云：邇，自邇也。卑，自下學入行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在。○詩云：君子好，直解云：鼓是彈琴，琴都是樂器，翁是合，歌是父，祭是子，孫。○文林貫首云：宜即是翁合的意思。○知新曰：錄牛春字曰：妻子好合，二節總是高道之甲邇處。蓋上言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此邇矣。乃所謂單邇者何在？不過家庭日用如詩所云：和妻子，宜兄弟，乃孔子替其順父母者，便是蓋孝弟庸行之常，乃天經地義之所由始。家庭底象之際，實中和位育之所由基也。故云：自邇自卑。孟子謂道在邇，而云：正是此義。○傳說：祭妻子兄弟為甲近，父母為高遠，諺矣。○存疑云：宜爾室家，貼兄弟之二句，樂爾妻祭，貼妻子二句。

思承上文說進道有序，故引小雅之詩，說道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一般無角不調，和處兄弟之間，翁然友愛，既極其和樂，又且久而不變，則能宜爾之家室，樂爾之妻祭矣。詩之所謂如此，孔子讀而贊歎之，說道人惟妻子不和，兄弟不宜多貽，父母之憂，合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一家之中，歡忻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矣乎？夫以一家之事，父母是在上的，妻子兄弟是在下的，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首句：祭子孫也。四書事文曰：錄云：禮記正義曰：古者謂子孫為祭，故其誓云：子則祭，我於人，則妻子為祭，子孫為祭，則鳥尾為祭，左傳云：以嘗鳥祭是也。○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一。大朱朱子曰：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講述云：鬼神，一氣之良能，二氣陰陽也。陰陽不是鬼神，陰陽之屈伸往來是鬼神。○又云：對言之陰為鬼，陽為神，單言之陰有鬼神，陽亦有鬼神。○存疑云：河圖本義云：鬼神謂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知新曰：錄高中玄曰：中庸為學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曰：意非在於鬼神也。蓋即鬼神以發明顯微之義，尊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

思承上文說進道有序，故引小雅之詩，說道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一般無角不調，和處兄弟之間，翁然友愛，既極其和樂，又且久而不變，則能宜爾之家室，樂爾之妻祭矣。詩之所謂如此，孔子讀而贊歎之，說道人惟妻子不和，兄弟不宜多貽，父母之憂，合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一家之中，歡忻和睦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矣乎？夫以一家之事，父母是在上的，妻子兄弟是在下的，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首句：祭子孫也。四書事文曰：錄云：禮記正義曰：古者謂子孫為祭，故其誓云：子則祭，我於人，則妻子為祭，子孫為祭，則鳥尾為祭，左傳云：以嘗鳥祭是也。○第十五章

此大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則久，則微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即形則著而明，動變化之功成，不可掩如此也。○知新日錄徐君泉曰：鬼神是陰陽靈妙周流活動處，鬼屬靜神，屬動鬼，屬無神，屬有鬼，中有神，神中有鬼，生者死矣，而生者未嘗亡息者，消矣而息息者，未嘗滅盈天地首氣，則皆鬼神，不可指氣為鬼神，而氣之中有鬼神在焉。物非氣，非氣何氣？非鬼神，直是充塞天地六合，何其盛歟。○音曰：天地之功用，上大全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月來春生，夏長，皆足。○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一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迹，地上朱。○又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也。○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性理大全二十八云：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蒙引云：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為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二氣之良能也。大全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自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已上朱子。○又饒雙峯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又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又黃海鏡曰：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也。愚謂以一氣上大全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魂魄，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又陳北溪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

地活爾以二氣言。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左伸之氣亦有神，右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神，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之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炷針。○又陳新安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二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蒙引云：鬼神三良，語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二氣言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二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一為德，猶言一。大全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

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

明盛服以承祭祀便其功

效○視不見聽不聞是性

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

○性情便是一氣之良能

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以

朱子○又較峯方氏曰性

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此

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

狀即功效也鬼神生長歛

藏是孰使之然他性情

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

夏歛而成秋藏而成冬便

是鬼神之功效○存疑云

性情功效猶云道德功業

能體物是其性情到那體

物處便是功效○知新日

錄袁了凡曰本禮曰性體發

曰情發曰事曰功事成曰效

○蒙引云性情功效是一樣字不可分體用

所謂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

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

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

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高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兩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待度洛反射音亦詩作斲○詩大雅抑之

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念而

待度

也○天地豈有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非鬼神之所為

若是以耳視雖無形聲而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此三句指鬼神之神而言視不見聽不聞

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掩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

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神也猶云即氣不可離也明雖明無物矣

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聞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一氣

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神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存疑云體物不遺是鬼神之神也此之

見二句乃鬼神之為鬼神也○又云以鬼神明道不可離之意也蓋天下無性外之物鬼神即道之

所在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尤見道之無乎不在而不可須臾離也○蒙引云以一歲之始為陽

秋分為陰凡一歲之始終莫非鬼神之所為也以一曰言之書為陽夜為陰凡一曰之始終莫非鬼

神之所為也又如人物之始生草木之方榮陰陽氣合之所為也人物之外草木之相陰陽氣散之

所為也又無非鬼神之所在也又如耳自物也少壯之時耳目精明是陰陽氣合之所為也至於老

大耳聾目昏則是陰陽氣散之所為也可見鬼神之無物不體處○言物之終始○大全新安曰

陰陽之合為物之始陰陽之散為物之終易所謂幹事周易乾卦貞固足以幹事本義云貞為眾事

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便天下之人○大全雙峯云使天下之人使字好看見得他

天處○蒙引云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冠服中之二件故曰服○大全陳氏

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

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大全云問洋洋如在在其上如在左右

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又東陽詩曰如在

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摘訓云能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入畏敬奉承又能發見昭著可以驗其體物不遺矣若非體物不遺則氣機茫昧之中安得人人之奉承而祭祀頃刻之際又安能在此之昭著蓋享祀之神乃鬼神之一端而奉祭之人亦萬物之一物於此能體何物不體於此不遺又何物能遺哉○**宣句**齊之為言一禮記祭統篇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明猶上大全云明察其心孔子曰其氣一禮記祭義云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至也聖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聚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東坡韓文公廟碑云君蒿悽愴若或見之云○大全許東陽曰君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段光景君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大全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心者是君蒿使人精神凜然疎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黃氏洵曰昭明光也君蒿氣也悽愴情也○**詩曰神之格**是來格於幽獨○又云詩言幽獨之中而鬼神亦無不至○存疑云神之格思亦見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大全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刻可厭敬而不敬半因微之顯上揚明云微指不見不聞顯指體物不遺誠指鬼神之實理言不可捨即顯也○熈解云之字重猶云不見之見不聞之聞即微即顯也○知新日錄申甫曰誠不可捨言獨之當顯也○摘訓云不可捨就指顯說如此太就指不可捨說夫弗見弗聞微知宜其終微也而體物不遺却又若是其顯是果何為不察哉蓋鬼神之實理昭著如此夫不可捨耳而便非誠則無其形無其聲而又無其理終淪於虛無寂滅而已安能如此夫不可捨而為德之盛耶○文林賈言云如此指微而能顯說○知新日錄姚承庵曰誠與鬼神非有二也猶鬼神之體物非有二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捨如此夫首尾俱著一大字然甚味嘆之深○部中只說得箇誠至此始發出不可獨為後文張本

亦見得以前所言統是此理之真真句○又徐若泉曰齊主愛牛一念孟子便說他致至高子為離不用孟子便哀其苦寒可見吾心之鬼神雖微而甚顯其機不可測其勢不可御所以中庸下章簡慎獨之學註中兼小大也費隱在道上說便若在人身上來○存疑云通章是說鬼神之盛而終歸於誠也

右第十六章此
 一章兼上大全具氏程曰兼者兼舉而明列其事包者包括而默含其意○又黃氏紹曰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隱而不言大小故曰兼費隱包小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費隱故曰包費隱

亦見得以前所言統是此理之真真句○又徐若泉曰齊主愛牛一念孟子便說他致至高子為離不用孟子便哀其苦寒可見吾心之鬼神雖微而甚顯其機不可測其勢不可御所以中庸下章簡慎獨之學註中兼小大也費隱在道上說便若在人身上來○存疑云通章是說鬼神之盛而終歸於誠也

中庸

中庸

章句

三十四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大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大

中庸

中庸

章句

三十四

孝之大者也。○蒙引云。大孝者非常之孝也。下文云。皆大孝之實也。然必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享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祿位名壽相對說。德為聖人。白虎通曰。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尊為天子。蔡邕獨斷上云。天子東狄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富保四海。張華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央。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四海無言。皆近於海。○宗廟享之。釋名云。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漢書禮志云。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圖解云。宗廟享之。指廟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禹氏神黃帝云。△存疑云。自古有德為聖人。尊為天子者矣。而未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每年百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而遊散。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子太孝必稱。猶若他人為天子。皆有所承。承之至。惟舜以四夫致位乎天子。大非他人所能比。況以揖遜得天下。與湯武之放伐。又不同。此大孝所以不歸諸他。而獨稱舜也。然其他聖人。不如舜。不可謂不孝。○子孫謂虞思。四書事文日錄云。虞思者。虞君名。思也。有夏所封。陳胡公者。周武王克殷。虞思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滿為胡公。○蒙引云。舜之子孫章句。不舉商均。而乃及虞思陳胡公之屬。其意仍之。遠者言以見其遺澤之無窮。所以為孝之大也。故大德必得。揚明云。故字承上。大德即聖人之德。必字有決然當位。天子之位。祿是四海之富。名是臣民稱誦壽是多。歷年數。○伯林父。四書說林。朱子曰。四。其字皆指天子身上言。不必指舜。此是之說。○李貞菴。四書章句。云。通章皆就舜身上說。○蒙引云。此亦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年。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脉云。此章重一德字。言舜有大德。故備全盛之福。以尊親。故為大孝。德為聖人。便能享富。享保。故言大德。必得之。非必之于舜。然之于天。○大全云。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聖人同名。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故天之生物。文林曰。云故字。只承上一節來。物字。專指植物言。○揚明云。物。指植物。材是材質。篤是加厚。栽是深根。因培。是承受得天之化。傾如本撥。修培者。是顯其自足。○蒙引云。物字兼動植云。○脉云。生物二節。不可對上節。與下節。○存疑云。天之生物。如此。今以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上天因材而篤之意也。○大全朱子曰。因其材而篤。是因其材而加厚。○篤。厚也。蒙引云。篤。厚也。厚。加也。人篤之意也。○詩曰。嘉樂君子。揚明云。嘉是可樂。樂是可愛。樂君子是有德位者。○文林貫多。不悟厚之為加。○詩曰。嘉樂君子。揚明云。嘉是可樂。樂是可愛。樂君子是有德位者。○文林貫上言云。民是無位的。人是在位的。受祿于天。圖解云。受祿于天。是德足以受之。自我而受。保是保愛。保

是佐助命是命之為君也。是保佐之。不命之字。著君子。○補訓云。引詩。正是明天之裁者。皆之蓋。上言天之培乎。物此又言天之培乎。人也。其人。以上。是親受祿以下。是培。○又云。申字。反覆看顧之。謂也。申字。意。自天非謂。加之。裁者。皆培之。傾者。皆覆之。理也。○故大德必。○文林貫目云。故字。於上。○節。來。大德。指。解。言。○燃犀解云。必字。應前四必字。○大全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如此。○句。總。結。上。文。意。○知新日錄。牛春字曰。受命。即。受命。天子。也。禘位。名。壽。宗。庸。子。孫。皆。在。其。中。矣。○此。由。庸。行。之。常。大。全。云。孝。也。極。其。至。又。云。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子。曰。無。憂。者。一。圖。解。云。無。憂。者。只。云。不。愁。前。無。所。為。後。無。所。繼。者。惟。獨。也。○知新日錄。湛耳泉曰。無憂者何也。文主之所以盡道也。以王季為父。論之於父。也。以武王為子。論之於子也。成其為父子者之道也。作之。其文王必有所成者矣。述之。其文王必有。所授者。是故文王中立。以盡父子之道。以成上下之倫。非文主之至聖其孰能無憂如此。○蒙引云。如舜禹以尊。則作之者無其人矣。如堯舜以卑。則述者非其人矣。能無憂乎。又如湯。崩。太。丁。未。立。而。太。甲。之。初。立。尤。未。免。乎。顛。覆。則。則。在。湯。亦。有。遺。憂。矣。武。王。雖。有。聖。父。欲。求。受。命。而。成。王。幼。冲。未。免。為。倚。向。非。有。周。公。為。之。攝。政。則。周。之。王。業。亦。未。可。知。然。則。武。王。亦。不。能。無。憂。矣。○以。王。季。為。父。伯。玉。父。四。書。燃。犀。解。云。王。季。節。季。歷。也。武。王。追。稱。曰。王。季。以。字。宜。看。王。季。賢。文。有。象。其。賢。者。以。之。為。父。○交。作。之。子。一。文。林。貫。目。云。一。之。字。似。有。疑。義。言。○揚。明。云。作。指。積。功。累。仁。說。非。創。造。基。業。也。述。指。傳。德。行。仁。說。非。繼。述。封。疆。也。○伯。達。父。行。理。續。云。聖。人。憂。天。下。之。心。無。窮。所以。憂。者。只。要。使。天。下。各。遂。其。願。武。王。能。制。為。喪。祭。之。禮。以。達。之。天。下。使。天。下。無。不。遂。願。更。復。何。憂。此。雖。是。子。述。之。事。然。武。王。却。是。繼。王。季。之。緒。則。王。季。所。作。不。通。如此。便。可。以。兼。得。父。作。矣。父。作。子。述。總。說。得。無。憂。總。完。得。盡。道。武。周。不。重。武。周。盡。道。又。在。後。一。章。矣。此。事。專。重。文。王。○**書。王。季。上。武。成。篇。也。**○**兩。下。**

續大王 燃犀解云。縮字。勿指侯也。指世也。○**續大王** 云。續。繼。也。縮。業。也。此。正。謂。繼。世。甲。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也。○**講。述。云。**續。繼。其。先。業。也。故。下。章。以。為。繼。述。實。事。或。謂。繼。其。世。序。亦。通。一。戎。衣。而。一。行。明。云。壹。字。有。天。人。交。與。不。再。舉。而。有。天。下。意。○**燃犀解云。**戎。衣。是。軍。服。即。甲。冑。之。屬。一。戎。衣。猶。後。世。提。三。尺。劍。云。爾。○**揚。明。云。**有。天。下。是。四。海。皆。歸。○**文。林。貫。目。云。**有。天。下。是。伐。商。而。諸。侯。皆。朝。之。意。○**身。不。失。天。下。**揚。明。云。顯。名。是。武。王。舊。有。顯。名。不。失。不。以。武。紂。而。失。也。○**燃犀解。云。**武。王。原。有。顯。名。今。以。臣。伐。君。天。下。皆。諒。其。順。天。應。入。之。舉。今。各。猶。在。不。以。臣。伐。君。滅。聲。價。也。○**曾。為。天。子。**揚。明。云。由。諸。侯。而。為。天。下。君。○**言。有。四。海。**一。又。云。由。百。里。而。享。八。百。國。之。賦。真。原。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故大德者必受命。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續大王。

備享之 又云宗廟攝后稷至文王享是享主禮子孫保之 又云子孫攝成康以下保是保王業 明之說 燦輝 文林貫百云保是保武主的王業 章句書云 大王 見武成之篇 詩云 至于大王 見魯頌閟宮之篇也 武王受命 蒙引云味末之一字可見武王初未有稱帝之心而急於大統之集也 易曰湯武革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况大伯之日乎 通義云武王伐紂時年已八十有五 燦輝解云未受命

武王壽九十三 克商七年崩受命時八十有大未字見無利天下之心不得已之意 正是會體文王以服事殷之心 成文武之德 揚明云德是文武欲為的德意 文林貫百云德是志意 燦輝解云德是德意也 德行也 章下章志事意成是默成也 灌成也 曲成也 章下章終述意 追王大王王季文

林貫百云追王是生前未為王 今以王者之號追稱之 大金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 追尊其先王先公 又設為禮法 通行此意於天下 所謂推也 以及人也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 物原云周武王始制追王之禮 晉文公始制追尊之禮 武王八十五歲伐紂 燦輝解云斯禮也只頂上祀之句 勿人追王講 了義解云 尊祖敬宗之禮也 要乎諸侯 燦輝解云達是上達 下使也 做其意緣分以盡 情因情以起義 下葬祭喪 服一段正達之事 廟之喪 達乎 又云墓之喪 乃諸父昆弟暮年之喪 此達字 自度人上達大夫皆為之 喪若天子諸侯則諸父兄弟皆其臣親不敵故不服 三年之喪達 又云三年之喪服之重者 漫露父母 達天子自度人上達乎未 子皆通行 父母之喪 又

王季文王之緒 壹戎衣而有天下 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 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 續繼也 大王王季之父也 書云大王 肇基王迹 詩云至于大王 實始翦商 緒業也 戎衣甲冑之屬 壹戎衣 武成文言 一春戎衣 以伐紂也 武王 未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王大王王 季 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 斯禮也 達乎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為大夫 子為士 葬以大夫 祭以士 父為士 子為大夫 葬 以上祭以大夫 期之喪 達乎大夫 三年 之喪 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 無貴賤 一也 追王之王 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 未 猶老也 追王 蓋推文武之意 以及乎 王迹之所起也 先公 組紆以上至后 稷也 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 又推大 王王季之意 以及於無窮也 制為禮 法 以及天下 使葬用死者之爵 祭用

追王之王 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 未 猶老也 追王 蓋推文武之意 以及乎 王迹之所起也 先公 組紆以上至后 稷也 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 又推大 王王季之意 以及於無窮也 制為禮 法 以及天下 使葬用死者之爵 祭用

追王之王 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 未 猶老也 追王 蓋推文武之意 以及乎 王迹之所起也 先公 組紆以上至后 稷也 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 又推大 王王季之意 以及於無窮也 制為禮 法 以及天下 使葬用死者之爵 祭用

追王之王 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 未 猶老也 追王 蓋推文武之意 以及乎 王迹之所起也 先公 組紆以上至后 稷也 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 又推大 王王季之意 以及於無窮也 制為禮 法 以及天下 使葬用死者之爵 祭用

追王之王 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 未 猶老也 追王 蓋推文武之意 以及乎 王迹之所起也 先公 組紆以上至后 稷也 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 又推大 王王季之意 以及於無窮也 制為禮 法 以及天下 使葬用死者之爵 祭用

云。此指世三年之親喪。貫。包。公卿大夫諸侯天子在內。賤包士庶人在內。○章句。祖繼。后稷。丁二世之孫。公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后稷。舜。臣名。棄。命。為。稷。便。教。民。播。種。百。穀。始。封。於。邰。為。諸。侯。其。國。故。曰。后。稷。是。為。周。之。始。祖。○詳。見。史。記。及。無。窮。大。全。陳。新。安。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死。者。一。知。新。日。錄。姚。承。菴。曰。葬。用。死。者。之。爵。以。安。其。靈。節。文。武。之。所。為。未。嘗。改。葬。意。也。祭。用。生。者。之。祿。以。致。其。享。節。文。武。之。所。為。據。今。上。祀。意。也。○蒙。引。云。使。死。者。得。以。安。其。外。使。生。者。得。以。德。其。情。○

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也。奉。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

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也。○蒙。引。云。使。死。者。得。以。安。其。外。使。生。者。得。以。德。其。情。○

孝。天。下。稱。之。無。異。詞。故。曰。達。○饒。雙。峯。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斯。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己。愛。親。之。心。而。制。為。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摘。訓。云。上。章。三。達。字。與。達。孝。之。達。意。殊。不。同。饒。雙。峯。之。說。非。也。○圖。解。葛。緒。龍。曰。舜。孝。言。大。武。周。言。達。蓋。舜。以。匹。夫。有。天。子。垂。衣。裳。而。治。前。難。為。作。後。難。為。述。今。古。無。兩。故。曰。大。武。周。以。君。公。世。業。易。侯。為。王。制。禮。作。樂。經。綸。化。裁。變。通。盡。利。故。曰。達。○蒙。引。云。此。本。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猶。上。章。追。大。王。王。季。而。曰。推。武。王。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章。句。孟。子。之。言。達。尊。孟。子。公。孫。丑。下。云。天。下。有。達。尊。三。等。一。齒。一。德。一。天。孝。者。善。繼。上。文。林。貫。首。云。天。孝。即。達。孝。者。字。指。武。周。言。人。指。先。主。述。是。傳。○然。犀。解。云。大。孝。者。只。泛。說。所。貴。于。孝。者。勿。添。達。字。亦。不。專。指。武。周。同。之。○知。新。日。錄。附。湛。耳。泉。曰。其。云。述。者。何。也。曰。述。也。者。傳。也。制。祭。禮。也。所。以。傳。其。事。親。之。事。也。○講。述。云。志。則。意。慮。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述。文。曰。述。○日。錄。附。哀。了。凡。日。善。繼。善。述。重。達。字。意。不。只。繼。先。主。之。志。而。且。繼。人。之。志。蓋。盡。制。于。上。而。人。得。共。由。則。人。之。孝。思。若。自。我。而。繼。之。也。○大。全。黃。氏。洵。饒。曰。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事。是。依。文。王。之。事。繼。志。所。為。未。述。述。事。所。為。已。成。云。○章。句。下。文。又。以。其。上。又。曰。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春。秋。備。其。一。直。解。云。春。秋。是。祭。祀。之。時。四。時。皆。有。祭。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云。○摘。訓。云。春。秋。是。錯。舉。而。言。之。○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然。犀。解。云。祖。廟。是。大。祖。之。廟。后。稷。為。主。而。群。公。俱。在。俗。是。神。酒。整。飭。常。使。潔。○揚。明。云。補。葺。是。脩。掃。除。亦。是。脩。陳。其。宗。器。然。犀。解。云。陳。是。排。列。出。來。云。陳。之。見。世。中。不。知。意。設。其。裳。衣。又。云。設。是。排。設。云。○設。之。有。想。見。祖。宗。顏。色。者。謂。其。時。食。又。云。若。隨。時。若。新。時。食。隨。時。所。食。之。物。若。之。思。其。所。嗜。也。必。分。孝。祀。也。○章。句。天。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也。○蒙。引。云。使。死。者。得。以。安。其。外。使。生。者。得。以。德。其。情。○

十七諸侯五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大全云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備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大全朱子曰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昭穆之義見下節之中也赤刀大訓上大全云書顧命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主東王天珠河圖在東序赤刀亦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刀為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皆在

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主東王天珠河圖圖之舞衣大貝鼓鼓之文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盡包上所謂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赤刀寶刀亦力削其刀必有赤處削首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琬琰圭也表或以為東夷表王天珠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洛古國各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鼓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裝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愛衣先祖一燧犀解云周禮守祿掌中先王先公之廟祀其遺衣服藏焉若辨祭祀則各以衣服授尸○大全云授尸使神依焉春行羔豚一犬全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勝鱸膳膏臊行魚膳膳膏醢行麋膳膳膏醢行鹿膳膳膏醢行兔膳膳膏醢行燕膳膳膏醢也秋行擗鹿膳膏腥冬行鱉膳膳膏醢也春用羔豚而又前之以牛膏○大全松菴趙氏曰春謂牛膏也宗廟之禮知新日錄黃義舉曰爾雅昭光也穆穆肅肅敬也昭取光前之意穆

取敬承之意左庶陽位故取宜昭重光為義右庶陰位故以穆穆敬承為義○李貞菴遂說下序昭穆是同姓親親也○蒙引云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如文王為穆則武王為昭而凡周公管蔡一行兄弟皆昭也武王為穆而凡唐叔一行兄弟皆穆也故或問引春秋傳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那晉應韓為武之穆此所謂子孫亦以為序者也○昭穆之說詳見或問蒙引存疑章圖等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土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珠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
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土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珠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

○達說云序爵是異姓貴賤也序事所以蒙引云序事或同姓異姓各選其賢能者以充執事○達說云序事兼同姓異姓賢賤也○燃犀解云事是宗伯主詔相祝主祝嘏有司主贊稷獻執邊豆之事其人

○李貞菴遂說下序昭穆是同姓親親也

○蒙引云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為昭如文王為穆則武王為昭而凡周公管蔡一行兄弟皆昭也武王為穆而凡唐叔一行兄弟皆穆也故或問引春秋傳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那晉應韓為武之穆此所謂子孫亦以為序者也

○昭穆之說詳見或問蒙引存疑章圖等

○李貞菴遂說下序昭穆是同姓親親也

序列其事○知新日錄云辨賢是辨其才之所優○然犀解云賢字只當得個優字謂辨得其人賢于某事也非辨其賢不為○
 山然犀解云族衆也即衆實衆見免也酬導飲也先自飲而後飲人是引導人飲也云同考云先酌自飲導之上酌奉之曰酬祭將畢主人洗爵獻長兄弟及衆兄弟而子弟兄弟之子弟各洗爵酌自飲乃洗爵奉其長其長受而飲之不即飲肩將以酬兄弟之党兄弟將以酬肩之党遂舉所奠爵自飲而後酌奉之其党又各轉相酬下至洗者無不及焉皆見自飲導人曰族酬○達說云族酬兼同姓異姓紐也○蒙引云族酬不曰賓主而曰賓與兄弟者天子之祭主便是天子如得與賓交酬只用兄弟之長者○然犀解云下是甲切即屬之兄弟之子也上是尊長下為子

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祭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
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是爲下洗爵更酌舉觴以歸于其長使長者受以相勸非勸長者之飲也○蒙引云兩賤字不同上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的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脉云上賤字以爵卑者言此賤字以齒卑者言燕毛所以然犀解云燕是私燕助祭者皆散獨留同姓以伸私款毛老人也以年老者論長幼不是毛髮○達說云燕毛是同姓老也○蒙引云燕毛祭畢而尸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親親之禮也○又云庶昭穆時自有序庶齒者在何也親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此亦理之必然也至燕毛則雖公侯之少者亦當序於卿大夫長者之下又純以昭穆而論齒○又云宗廟朝廷皆禮法之所存故庶昭穆內亦該論齒爵同則自論齒矣惟燕毛時乃私宴也宴於寢家人之禮也故純論齒不論爵章句宗廟之序左大全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爲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爲陰穆者陰幽之義子姓兄弟大全趙氏慎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云群昭群穆大全格菴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群昭群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也爵公侯卿大夫也蒙引云公侯自公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太廟字說來○此卿大夫指王朝者言外服公侯既助祭則其卿大夫且不預也穀引○講述云序齒公侯是列國之君卿大夫是王朝之臣言公侯則伯子男可知言卿大夫則士可知事宗祝有司大全云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蒙引云宗是掌廟之人如宗伯宗人是也祝是掌書神之神者如周禮云大祝小祝猶祭之讀祝者是也宗廟中有祝者如今之司帛司樽之類族衆也又云章句云族衆也愚意兼止指賓弟子兄弟之子與其長也酬導飲也大全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蒙引云導飲者自飲以道賓飲也賓既飲仍以酢主人主人又飲也賓弟子兄弟之大全黃洵饒曰賓弟子即舉賓兄弟

子即祭主人。○蒙引云其曰賓翁子兄弟之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賓翁子即祭賓也。○賓翁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者字其字可見賓翁子舉觴於賓之長者兄弟之子舉觴於兄弟之長者故東陽許氏曰兄弟之少者舉觴於兄弟最長者於作階。○闕大全云音至飲器也。○賓相酬又云祭將畢時行賓相酬之禮以毛髮之色。○大全黃氏句饒曰毛髮之色別長幼謂與昭列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為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闕其位行其禮。○脉云五其字俱指先王位是對越祖考之位兼主祭助祭。○存疑云踐其位主祭助祭之人皆踐其位也。○然此位即先王之位不專是武周設底位是繼先王而設此位也。○揚明云禮是祭中行的享獻儀文是鼓樂是祭中用的聲歌舞列。○徹其所尊。○燃犀解云所尊是先王所尊的祖考敬則令先王尊之意。○文林貫曰云親是先生的子孫臣庶。○燃犀解云敬則令先王親親之意。○存疑云敬其所尊是敬其所親是敬其所親。○衍明云事死二句檢承上五句說異說知新日錄徐若泉曰踐其位五其字註中皆指先王似狗不知只承上說武周之制作如此是其在廟中凡踐位行禮奏樂故尊愛親處是事死如事生事上如事存其精神意氣直與先王相通是至精至微至深至遠非孝之至乎。○更清淨可味。○郊社之禮。○揚明云上帝兼尊天后天。○說。○燃犀解云主宰曰帝尊無與並曰上。○知新日錄徐若泉曰郊社之禮獨稱祀上帝不及后土者蓋萬物皆統於上帝地載而生之畢竟皆上帝去之也。○故社以報后土成物之功亦即所以報上帝也。○又尤西川曰莫非天也冬至祀天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祭地祭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其非天也。○不言后土。○張龜文。○蒙引云祭天何以謂之郊。○郊外也。○郊對廟言廟是人鬼人之生也。○官室而居故其死也。○以生之所養者奉之而為廟若天神地祇非室居者故壇而不屋。○今之山川社稷皆壇也。○宗廟之禮。○燃犀解云宗廟之禮兼禘嘗亦

重禘止所以事乎其先乃吾心之仁孝上達于祖也。○是祭生我報功德之說。○明乎郊社之禮。○又云明是知其制作之精意得其仁以祀帝之心。○蒙引云郊社之禮郊者天子所獨社者天子以下所向。○禘嘗之義禘者天子所獨嘗者天子以下所向。○治國其如。○燃犀解云國作天下者示與視同。○武周仁孝之禮則當日武周因仁孝以治天下者便自了然。○易見。○言句不言。○后土。○大全新安日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禘天子宗廟。○詳見語八佾篇問禘之說。○章。○大全云大祖節始祖也。○四時皆祭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祈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中禮必有義。○燃犀解云禮言其制度義則其制

生事如事存孝之至也

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如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

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

度之意旨所在此與論語
語八倫篇或問禘之說
章云知其說者之於天子
也其如示諸斯乎措其掌
右第十九章 大全雙象齋

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
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
當為第三大節○哀公問

政 文林貫百云哀公問公
之後○春秋大全云哀公
名將定公子母定姒四歲
即位在他二十七年其十
四年春秋絕筆蓋法折
仁短恭曰哀○然犀解云
政是紀綱法度治邦國天
下者○知新日錄申甫曰

此章略依湛甘泉分段文武之政至蒲盧也載人字兼君臣一章之綱故為政在人至居事豫則立
一節載言君在下位一節載言臣誠者夫之道也至末載之論預誠工夫意在重君邊○然犀解釐
頭云蒙引云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

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固無限而子思子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則在此
一章○子曰文武之政一圖解云文武之政文王武王治天下之法度獨言文武者法度至周大備
也○揚明云此政兼心法治法其人存一然犀解云人指君臣帶說人存只是實心行政便是仁者
人也之人○蒙引云其人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臣總是有此等君臣也○講述云其人存文武
之人也兼君臣言有君之賢如文武所用之人便是人存則取文武方策之典章
君主其綱臣理其目脩廢舉廢補弊撥偏政可舉矣政息非方策之政滅息也只宜戰方策無入舉
行便是息○存疑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云○伯林父四書象旨云其人存三字是一章大旨最重
其字指文武言云人亡政息反言以決之不重○肱云當時哀公問政意在治人夫子告以治己云
又云此章只重其人存一句人兼君臣其實重君上故頭緒雖多其要在修身而所以修身則曰仁
○章句方版也一大全葉氏小蘊曰水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
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遺於策蓋策以象聯方而已○又黃氏洵饒曰水曰版作
且簡版大簡小大事其於木版小事其於竹簡大方策之事見鄧瑛代醉編卷十一也

引云上言人道敏政重在入字上言夫政也者蒲盧也重在政字文是一意○然犀解云樹是栽植
非樹木也○章句蒲蘆朱子於或問辨之今不載于此矣○徐氏筆執云爾雅云蒲蘆也唐敬括
蒲蘆賦云究政化之所歸于蒲蘆而可見負天庥之異族云全篇以為虫屬也韓致堯詩云恣重日
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蘆亦言虫也朱子引沈存中蒲蘆與爾雅唐賦大異○高中玄問辨錄云
鄭玄注蒲蘆蠅蠃按夏小正云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蠃而其傳云蠃者蒲蘆也又爾雅云蠅蠃蒲蘆
則今細腰蜂也故漢注云蒲蘆蠅蠃今章句獨廢舊說而從沈氏竊疑之及觀或問云惟沈氏之說
與地道敏樹相應始為之然沈括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傳九十沈遵傳後附括字存中又傳見

與地道敏樹相應始為之然沈括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列傳九十沈遵傳後附括字存中又傳見

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發文也示與
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
意大同小異
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

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夫音扶

敏速

譜大明一△按沈括以蒲盧為蠅浦等之說見括所著筆談二也蒲葦也蒙引云蒲葦只是一物範氏
 統志等書一物如楊柳杞柳皆一物而名有二字者也故為政在人蒙引云人字指賢臣而言其入
 存之人字一邊也○講述云人字與入存人字不同彼兼君臣此事以臣言脩身以仁大全云問仁
 亦是道如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汝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是直指入心
 親切之妙○箇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西山真氏曰道與
 仁非有二致道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體志平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
 功之親坵處也以上○衍明云道與仁原非一物仁之自然流出便是道道之日用常行便是仁○
 家語一蒙引云家語卷四有哀公問政一篇元者善之易乾卦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京者嘉之會
 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仁者人也大全西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仁以其有此仁也有此
 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蒙引云仁者人也與孟子子仁也者人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
 故曰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
 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圖解云仁者何者說人之理加一
 心字又說有此仁方成此人亦不是只是仁就是人共是一也極渾合但自人之精言之曰仁自人
 之象言之曰人親親為大直解云一箇親字是親愛下一箇親字指親族說○知新日錄附雜近
 溪曰仁者人也分明自是仁而其心之最先初生都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大全朱
 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燃犀解云宜是分別事理各有所宜須在心之制其上言
 之若解作事物之宜便是義外親親之殺大全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喪期功總是也
 會說亦有等級如大賢為節次賢為節次是也○燃犀解云生字作發生看有自欲而欲不待安
 排意○人指人身言存疑云此朱子亦人之意不可入在人也內蓋曰仁者人也分明是以器

禮則節文斯一孟子離婁上云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云○北溪陳氏曰節無太過文無不及也
 在下位章句鄭氏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傳見後漢書列傳二十五故君子不可一揚明云
 故字承上為政在人二句
 來○文林貫注云君子指
 人君言○燃犀解云不可
 有決然意不可不事親大
 全云事親即是以親親之
 仁事其親○蒙引云事親
 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
 而言不可不知人大全陳
 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
 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
 友之賢則親親道益明與
 不肖者則必辱其身以及
 其親矣○知新日錄徐君
 泉曰不可以不知人八字
 即仁者人也之人字非尊
 賢也若是尊賢去十緣何

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
 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
 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故為政在人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
 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
 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
 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
 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身
 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
 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

不就說賢賢又以知入二字代之耶况仁者人也明有箇人字在何須說作賢如此說上文入字更有著落下文知人又有味此節大意謂君子不可以不修其身修身之道在仁故不可不事親事親乃良心真切處故直指出說不可不知

因大全云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知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親矣○煥解云天則也就等殺上有一○大全朱公遷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同朱子曰知人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七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

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

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不可不知人故曰不信乎親矣○煥解云天則也就等殺上有一○大全朱公遷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同朱子曰知人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七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

真知故也天下之達道五揚明云行之之字指五達道三字念下知仁勇同君臣也煥解云曰字是成指點見非淑談君臣也身相臨之道也○蒙引云不自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道朋友之交

講述云朋友獨言交者父子兄弟皆天合大爐亦終不可解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獨朋友在所交而已○蒙引云一說朋友獨言交者以其平交也故其為道也我以為是施之彼彼亦以是施之我若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弟友弟恭各有其道而不相通惟朋友則同一道以相友者也

知仁勇三者大全黃氏洵饒曰知仁勇行此五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就天命之性而言三

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

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

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

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

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

者皆出天命本然其分有
不同者○文林貫旨云德
是知仁勇之德所以行者
一也講述云一者誠也只
是知仁勇皆實非二者之
外又有一个誠但以達德
之名自言則有三以達德
之皆實言則惟一也不以
誠而曰三者應上三五而
言○揚明云行之謂以達
德行達道是數目字雖
猶誠勿作誠字△朱文公
章句謂一則誠而已矣無
可加者近世說說甚多其
說見知新日錄及古今大
全等書也○章句書所謂

也○煥解云生知非生下便知只說這箇知是生的不甚費學也○蒙引云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
言之○揚明云一之字俱指達道
在分明是湯武及之的工夫困知者非因困後求知是用前的工夫而知也○國安而行一又云安行
是不須造作循性而動不
覺自然而然利行未能安
而却存深嗜甚赴之意○
勉強而行一○煥解陳田
子曰既曰勉強矣而又曰
行之則即是勉其行之
耳利而行之此就做了夫
論也乃篤行之行而及其
行之此就行時之通塞論
也微有異向不然則下文
及其二字為贅矣○知
新日錄湛其泉曰此節解
上文行之者一之句此兩
一字即上文一字所知所
行皆指三德一即謂心之
一理要約處○蒙引云三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
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
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
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二三德則
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
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
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二
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
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
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
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
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
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
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
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
怠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
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
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
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
以不明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
不行之也

中庸 卷之五 第廿五章 四十五

行字亦以已能者而言也

也云云

在全云如舜之大知厚知

利行云又云如顏子之克

復為仁

叔宋史列傳九十九曰大

防傳後附之又見伊洛淵

源錄言行錄東都事略等

書字曰好學

學近乎知此學字專指知

好字重為其不明而好學

以明之八行近乎仁力字

亦重云知耻近乎勇耻字

重云不若人為耻云云知

新日錄黃葵峯曰好學便

是學達道也力行便是行

達道也知耻便是耻云能知

字節上文或安而行之字蓋行此五達道也

仁知恥近乎勇

子日二字衍文好近乎

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

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

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

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儒者其為人

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

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

足以

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

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

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

而言人者對己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知恥近乎勇

子日二字衍文好近乎

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

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

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

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儒者其為人

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

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

足以

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

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

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

而言人者對己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而言

視臣如手足也來百工也

揚明云百工之事皆聖人之

之作也鑠金以為刃凝土

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

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

也△百工之事詳圖史合

攷柔遠人也揚明云柔

人是外國商賈實旅○知

新日錄徐岩泉曰柔遠人

柔順也有順而不強之意

懷即懷保之懷使諸侯皆

在吾度內意○經常

也大全倪氏曰經者常也

即所謂庸也○三山陳氏

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

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廣平游氏曰

此語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也詳見孟子告子下篇所謂二命曰

東陽曰唐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之遊士及商旅之徒備身則道立

煥犀解云修身即是

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

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

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

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

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

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

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

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

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之道之所進

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

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

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

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

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

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

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

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修身則道立

尊賢則不惑

親親則諸父

昆弟不怨

敬大臣則不

眩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

姓勸來百工

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

方歸之懷諸

侯則

修身則道立

尊賢則不惑

親親則諸父

昆弟不怨

敬大臣則不

眩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

姓勸來百工

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

方歸之懷諸

侯則

修身則道立

尊賢則不惑

親親則諸父

昆弟不怨

敬大臣則不

眩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

姓勸來百工

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

方歸之懷諸

侯則

皆財也。帛有布帛之用。以為衣服也。未耜有耒耜之用。以供耕耨也。推之。其他如金木。舟車。弓矢。網罟。百器。器物。凡所產而可用。人之所成。以為用者。皆財也。

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齊明盛服。非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四方云天下。文林貫首云。四方是盡天下之地。天下指萬邦之臣侯。○大全。東陽許氏曰。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揚明云。畏。非畏威懼。計。畏。不義。則上

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讓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

○為民表。大全新安陳氏曰。表。儀也。如書所謂。表王萬邦之表。所謂皇建。○書洪範篇云。五。皇極。建。其有極。不惑。謂不疑。大全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大全新陳

此。溪曰。不惑。是理。義明。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蒙引云。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故曰臨事而不眩。通功

易事。孟子滕文公下篇云。子不通功。易事。以養。禮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云。農末。○史記。莊具。祖。傳。范滂。傳云。農末俱利。○前漢書。列傳。二十六。董仲舒。傳云。古之所為。禮者。不食。力。不動。於。未。師。古曰。未。謂工商之業。天下之旅。皆。○孟子。公孫丑上云。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齊。明。盛。服。○口。解。云。齊。心。一。不。雜。明。心。潔。不。染。所以。正。乎。內。盛。服。其。飭。容。齊。明。之。心。所。形。所以。飭。乎。外。內。外。交。相。養。也。○文。林。貫。首。云。動。是。言。行。舉。動。處。○蒙。引。云。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云。讓。遠。色。揚。明。云。不。聽。便。言。便。是。去。讓。也。不。讓。愛。便。是。遠。色。也。○大。全。東。陽。曰。聽。讓。言。則。知。入。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故。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云。貴。德。揚。明。云。德。是。有。德。之。士。○尊。其。位。○文。林。貫。首。云。三。其。字。俱。指。親。親。是。感。愛。於。我。○口。解。云。好。惡。所。該。自。廣。不。止。祿。位。○一。說。上。親。字。指。諸。父。昆。弟。下。親。字。是。指。我。官。盛。任。使。○揚。明。云。官。是。百。官。盛。是。衆。多。○既。興。稱。事。口。解。云。肉。食。日。飯。糧。食。日。廩。稱。事。謂。直。試。其。工。拙。以。為。食。之。厚。薄。也。

○脉云。稱。事。食。之。多。寡。稱。事。之。煩。簡。也。○送。往。迎。來。脉云。往。者。有。關。津。之。阻。故。授。節。以。送。之。來。者。常。患。於。無。資。故。委。積。以。迎。之。云。嘉。善。而。一。燃。岸。解。云。此。指。來。往。者。嘉。善。是。因。能。授。任。於。不。能。不。絕。其。所。不。絕。而。器。使。之。○繼。絕。世。一。存。疑。云。絕。世。是。國。邑。未。經。廢。世。裔。已。絕。則。從。旁。支。貢。個。人。來。繼。他。便。是。也。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口。解。云。有。國。土。無。子。孫。曰。絕。世。繼。其。後。曰。繼。有。子。孫。無。國。土。曰。廢。國。復。其。封。曰。舉。○治。亂。持。危。燃。岸。解。云。亂。以。紀。綱。言。治。之。使。本。國。相。安。危。以。社。稷。言。持。危。之。使。隣。國。相。恤。○○儀。禮。京。稍。食。也。周。禮。天。官。宰。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大。稱。事。如。周。禮。一。見。周。禮。夏。官。委。積。大。全。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率。禮。委。積。註。云。委。積。謂。軍。米。薪。芻。餼。實。安。又。司。徒。註。少。日。委。多。日。積。比。年。大。全。云。比。生。每。年。也。一。小。聘。一。趙。氏。慎。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一。說。上。親。字。指。諸。父。昆。弟。下。親。字。是。指。我。官。盛。任。使。○揚。明。云。官。是。百。官。盛。是。衆。多。○既。興。稱。事。口。解。云。肉。食。日。飯。糧。食。日。廩。稱。事。謂。直。試。其。工。拙。以。為。食。之。厚。薄。也。○脉云。稱。事。食。之。多。寡。稱。事。之。煩。簡。也。○送。往。迎。來。脉云。往。者。有。關。津。之。阻。故。授。節。以。送。之。來。者。常。患。於。無。資。故。委。積。以。迎。之。云。嘉。善。而。一。燃。岸。解。云。此。指。來。往。者。嘉。善。是。因。能。授。任。於。不。能。不。絕。其。所。不。絕。而。器。使。之。○繼。絕。世。一。存。疑。云。絕。世。是。國。邑。未。經。廢。世。裔。已。絕。則。從。旁。支。貢。個。人。來。繼。他。便。是。也。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口。解。云。有。國。土。無。子。孫。曰。絕。世。繼。其。後。曰。繼。有。子。孫。無。國。土。曰。廢。國。復。其。封。曰。舉。○治。亂。持。危。燃。岸。解。云。亂。以。紀。綱。言。治。之。使。本。國。相。安。危。以。社。稷。言。持。危。之。使。隣。國。相。恤。○○儀。禮。京。稍。食。也。周。禮。天。官。宰。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大。稱。事。如。周。禮。一。見。周。禮。夏。官。委。積。大。全。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率。禮。委。積。註。云。委。積。謂。軍。米。薪。芻。餼。實。安。又。司。徒。註。少。日。委。多。日。積。比。年。大。全。云。比。生。每。年。也。一。小。聘。一。趙。氏。慎。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一。說。上。親。字。指。諸。父。昆。弟。下。親。字。是。指。我。官。盛。任。使。○揚。明。云。官。是。百。官。盛。是。衆。多。○既。興。稱。事。口。解。云。肉。食。日。飯。糧。食。日。廩。稱。事。謂。直。試。其。工。拙。以。為。食。之。厚。薄。也。○脉云。稱。事。食。之。多。寡。稱。事。之。煩。簡。也。○送。往。迎。來。脉云。往。者。有。關。津。之。阻。故。授。節。以。送。之。來。者。常。患。於。無。資。故。委。積。以。迎。之。云。嘉。善。而。一。燃。岸。解。云。此。指。來。往。者。嘉。善。是。因。能。授。任。於。不。能。不。絕。其。所。不。絕。而。器。使。之。○繼。絕。世。一。存。疑。云。絕。世。是。國。邑。未。經。廢。世。裔。已。絕。則。從。旁。支。貢。個。人。來。繼。他。便。是。也。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口。解。云。有。國。土。無。子。孫。曰。絕。世。繼。其。後。曰。繼。有。子。孫。無。國。土。曰。廢。國。復。其。封。曰。舉。○治。亂。持。危。燃。岸。解。云。亂。以。紀。綱。言。治。之。使。本。國。相。安。危。以。社。稷。言。持。危。之。使。隣。國。相。恤。○○儀。禮。京。稍。食。也。周。禮。天。官。宰。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大。稱。事。如。周。禮。一。見。周。禮。夏。官。委。積。大。全。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率。禮。委。積。註。云。委。積。謂。軍。米。薪。芻。餼。實。安。又。司。徒。註。少。日。委。多。日。積。比。年。大。全。云。比。生。每。年。也。一。小。聘。一。趙。氏。慎。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一。說。上。親。字。指。諸。父。昆。弟。下。親。字。是。指。我。官。盛。任。使。○揚。明。云。官。是。百。官。盛。是。衆。多。○既。興。稱。事。口。解。云。肉。食。日。飯。糧。食。日。廩。稱。事。謂。直。試。其。工。拙。以。為。食。之。厚。薄。也。○脉云。稱。事。食。之。多。寡。稱。事。之。煩。簡。也。○送。往。迎。來。脉云。往。者。有。關。津。之。阻。故。授。節。以。送。之。來。者。常。患。於。無。資。故。委。積。以。迎。之。云。嘉。善。而。一。燃。岸。解。云。此。指。來。往。者。嘉。善。是。因。能。授。任。於。不。能。不。絕。其。所。不。絕。而。器。使。之。○繼。絕。世。一。存。疑。云。絕。世。是。國。邑。未。經。廢。世。裔。已。絕。則。從。旁。支。貢。個。人。來。繼。他。便。是。也。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口。解。云。有。國。土。無。子。孫。曰。絕。世。繼。其。後。曰。繼。有。子。孫。無。國。土。曰。廢。國。復。其。封。曰。舉。○治。亂。持。危。燃。岸。解。云。亂。以。紀。綱。言。治。之。使。本。國。相。安。危。以。社。稷。言。持。危。之。使。隣。國。相。恤。○○儀。禮。京。稍。食。也。周。禮。天。官。宰。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大。稱。事。如。周。禮。一。見。周。禮。夏。官。委。積。大。全。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率。禮。委。積。註。云。委。積。謂。軍。米。薪。芻。餼。實。安。又。司。徒。註。少。日。委。多。日。積。比。年。大。全。云。比。生。每。年。也。一。小。聘。一。趙。氏。慎。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朝則君自行此大聘與朝

可謂時所制也虞夏之制

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

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

數來朝庄為天下國上文

林貫言云此句輕只承上

起下之詞○脉云庄為節

是九經之實一字為聚誠

字為妙誠不在九經外只

件件皆實心實意做便是

庄事豫則上文林貫言云

立是成廢是敗前定是先

立箇誠論是顛踴如失跌

行不去事是所為的事困

是窘而不通○四書十百

年眼云事是事業措之天

下者也行是行誼體之一

身者也事散而行合事粗

而行精困是害害疾是內

省而有惡于志道是

○揚明云道即率性之道不窮是率變萬化皆從是出○蒙引云豫非誠也所豫者誠也○又云按

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

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

歛所以勸百姓也且省月試既重稱事

所以勸百上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

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

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

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

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

道字包得甚廣道前定則眾理咸備皆見之明而守之固矣○脉云言行事道俱執人君說路頭躡

也言有爭錯如人有踉蹌困是困困不能通窮字改作盡字與困不同○章句九經之屬蒙引云

日之屬有見得所謂凡事非止是達道九經而已下文所推上摘訓云下文指言前定則不踏事前

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此四句言

下文所推正指此四句非以下節為下文在下位不

知新日錄湛身泉曰下位人臣也上文取人之人

是也上下者何君臣之倫也信朋友者何明友之倫

也順親者父子夫婦昆弟之倫也皆達道也明而誠

之以造道也明誠也者知仁之謂也知以知之仁以

行之勇在其中矣其身而家而外而朝廷而國而天下道之序也○蒙引云對哀公言不欲明用人君故

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小聘二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凡為

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

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

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

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

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

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

只借在下位者論之○揚明云在下位指為臣者言

獲上指得君信任言○章句反諸身不誠

大金丹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

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加

真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

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

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所存所發一新安陳氏曰

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

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

應接時也至善之所在朱

子大學章句云至善則事

理當然之極也誠者天之

道揚明云誠者指人之

實理言○脉云誠之者以盡此理之人言

道雖失之已却憤然不學

休務以八九復天心故曰入

之道誠者不勉而一又云誠者至聖人作

一何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從容中道的聖人不可將

聖人也別說不思不勉只心體依循完全不費一毫氣力○蒙引云不勉而中以行言但中字重不

但尋常之能行而已不思而得以知言但得字重不但尋常之能知而已○揚明云從容中道不

不徐而恰中乎天道○衍明云誠者與誠之者一者字俱就人言○大全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

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擇善而固○大全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

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孰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

人欲矣博學之脉云學

不止博覽群書凡自家本

然之善須一一理會故曰

博○文林貫旨云下面五

之字俱指事物之理言○

知新日錄申甫曰博學之

五句可分擇善固執不啻

分知行博學四句是擇善

篤行之是固執審問之慎

山燃犀解云問是此心之

有疑于理須是詳察審問

使然則有詞盡意暢○脉云

問問其所學謂之審問者

審之自心有端的可疑是

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

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

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

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

道雖失之已却憤然不學休務以八九復天心故曰入

之道誠者不勉而一又云誠者至聖人作一何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從容中道的聖人不可將

聖人也別說不思不勉只心體依循完全不費一毫氣力○蒙引云不勉而中以行言但中字重不

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

有道及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

定之意及諸身不誠謂友求諸身而

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

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誠者

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

何處然後問之師友則問不為清明而不思終非已
有故用思慎是精思入微
不是不夫之濫失之泛思
之既得更須辨驗一番把
本來全體不至毫厘之危
辨而曰明者是不生一毫
意見如太陽當空纖毫畢
照也不是辨得明白學問
思辨就兼有行意在內獨
行之講述云厚有專心致
志之義力有強不息之義
又篤字從竹從馬謂以竹
策馬其行不已也○昧云
篤者篤實敦厚之意是即
其學問思辨者而服膺勿
失不徒為口耳之相想像之未矣此句重篤不重行須曉得五者是合工夫知處有行行處有知
不可截然分為兩事○大全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後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
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又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

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入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博學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有弗學上句解云有弗學三字是與起之詞如云有未學者非謂有不能學者亦非不學弗可之謂○大全朱子曰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又一能之上揚明云人字與下人字及言不必指學知利行人一是一倍能之指學問思辨行說○蒙引云兩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百指困知勉行之人百是百倍工夫○蒙引云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北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且曰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又云一說指生知安行者言○摘訓云二能字兼說言○言句為則必要其成列女傳一云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續問學所至矣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

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刃斷機曰子之廢學若五斷斯織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此是為則必其成之戒也果能此道矣揚明云果能是果決以能道是已百已千之道愚是昏無智必明是決決覺得理真求是勤而無能必強是決然果毅有為○大全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蒙引云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事只是承困知勉行者故下註云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知新目錄申甫曰果能此道矣人存政舉矣○存疑云雖愚必明必之亦不思而得矣雖柔必強父之亦不勉而中矣○大全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章句呂氏傳見前兩章上莊子則陽篇云君為政焉勿爾恭治民焉勿滅裂首下為耒耕以爾耕之則其

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果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

實亦鹵莽而報上云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下因恭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果於自棄上大全新安陳氏曰成已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已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其不仁而何
章舉而措之禮記仲尼燕居篇云舉而措之而已註措猶施行○易上係辭云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蓋包贊隱蒙引云包者是不明言但包其意在申云兼者並舉而明言之云又云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云詳見蒙引也此篇之樞紐大全云如尸之有樞如衣之有緝按孔子家語語一語語四卷有哀公問政一篇百誠明謂一衍明云自由也即自夫自其之謂非由此至彼○蒙引云自由也單誠明與明誠而言非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脉云誠明者本體虛靈原無障礙如明鏡自照

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贊隱兼小太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及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

以其所性而有故曰性明
 誠者撤去障蔽方露本體
 如昏鏡復明以其由教而
 入故曰教然均之此誠均
 之此明豈是誠外復有明
 明外別有誠○大全朱子
 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
 字是學矩也與首章天命
 謂性修道謂教一字義不
 同○同雙峯饒氏曰自誠
 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
 明謂謂之教指誠之者而
 言○又雲峯胡氏曰此性
 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
 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
 聖人所獨也此教即脩道
 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
 文林貫旨云此則字作可以字看○貫旨無不照上知新日錄袁了凡日註中照字最下得好蓋
 此章明誠二字從上章明善誠身來不可以誠為行以明為知分作兩條知行檢在誠字中明則誠

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
 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
 之意彼有關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
 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
 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
 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
 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
 道也誠則無不明矣
 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

之光耀自然發越處如鏡之照也明字原對誠字不過右第二十一章天道人道○大全朱子曰
 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同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唯
 天下至聖揚明云唯是獨至誠以人言性以理言盡字兼知行無有毫髮不盡纔是盡○問盡性
 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
 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
 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
 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
 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
 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
 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
 至此方盡得耳○朱子
 曰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
 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
 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
 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盡
 人之性揚明云盡入性如
 以人治人而使各完夫天
 之命○文林貫旨云人字
 包天下知愚賢不肖在內

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
 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蒙引云：『盡字皆以已能者言。』**盡物之性**。文林貫旨云：『物兼飛潛動植言。』五能字是事之自然。○脉云：『盡物性如草木鳥獸不致復之類。』蒙引云：『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是一時事。非盡其性了然後去盡。』人物之性也。總是以誠便一時都了。若論所施次第則已與人物所施自有先後。○**贊天地之化育**。存疑云：『天地能賦人物以性而不能使之盡性。能盡人之性則能補天地之所不及矣。』故曰贊天地之化育。○大

全朱子曰：『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煖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贊天地參矣**。亦明云：『與天地參。分明是。不可相無。意非特成在乎中而已。』○**贊天地之化育**。在代

夫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

者。大全新安曰：『章句又推本天論。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巨細精粗。知新日錄袁了凡曰：『性無巨無細。無精無粗。朱子用此四字。欲發極盡之。』**其次致曲**。亦無盡然。一切境界皆是我真心包裹。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蓋非孟浪之談。要見成私。故下膜之外。便成胡越。註知之無不明。察字處之無不當。承由字。○蒙引云：『人物之生亦我之性者。生理同也。同一陰陽五行造化也。』**右第二十二章**。其大政曲。○大全新安曰：『其大政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存疑云：『致曲是自一偏之善推之。以貫通乎全體。』○知新日錄袁了凡曰：『以曲為一偏。謂惻隱之發。則偏于仁。羞惡之發。則偏于義之類是也。』○又蘇紫溪曰：『致曲即致知也。且曲能有誠。即知至而正意誠也。』**曲能有誠**。蒙引云：『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又云：『只可謂之誠。未可謂至誠。至誠則至誠而已。』○知新日錄牛春宇曰：『直誠者。左語其西。看誠猶是有諸已之謂。信境界未便到至誠甲地。』**誠則形**。四書諸說辨斷止毛伯曰：『誠之不察。掩處為形。形者積中發外之謂也。誠之以漸顯處為著。著者由微達顯之謂也。誠之至極。昭著為明。明者光輝發越之謂也。此三字不可如舊說專自威儀高亢所舉動設施運用處皆是也。誠至於明。其光輝發越。自足以感動人之精神。誠至於動其真機。人人自足以變易人之志向。誠既至於變易其德意。函濡自足以化天下。而固於不知。自致曲者之動人。變人化人。言此六句。乃是由誠說起。而逆及於化。故未句領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盡性。性上即是化土。致曲能誠。誠中亦為化境。然則致曲之功。其可易哉。』○文林貫旨云：『動是人心感動。變是人皆改過。自新化是渾化。不見准提。獨

至誠指聖人說。○章句善

端發見。一知新日錄。袁

凡日。且善端發見。二句。亦

孟子來。字字俱有力。形著

動變。日功。日積。節節。且夫

至誠處上。一妙字。始無干

大矣。○章句。○至

誠之道。○文林貫言云。

道字作德字看。○知新日

錄。焦循曰。至誠之道。心

與天地同德。氣與天地同

流。故與亡之兆。禍福之來

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

前知。無不前知。○蒙引云。

前知專指禍福一端。○禎祥

蔡虛齋四書圖史合

致云。亦有今異。曰禎。如國本有雀。今有赤雀是也。本無。今有日。祥如國本無。鳳。今有來是也。○說文

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性。謂之妖。禽獸蟲魚之性。謂之孽。○蒙引云。禎祥者。鳥鳴麟出之類。妖孽者。山

崩川竭蝗蝻生發之類。周之興也。鳳鳴岐山。伏羲之玉也。龍馬負圖出於河。夏商之上也。河洛水竭

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

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

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者。則又加顯

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

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

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

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

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

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

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

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

其至誠之效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

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

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

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

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

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

周之亡也。川塞山崩。禎祥妖孽。於此可見矣。○福福將至。存疑。○福福將至。終承上四句。善即福

不善。節禎。故至誠如神。揚明云。節是見至誠本心之靈機具。神明者。不得。此擬語。○脉云。神字。

即在人心本來之靈機上看。不是鬼神顯其機。至誠察其機之說。○章句。福之兆。○蒙引云。六曰兆。

六曰。節亦互文也。○蒙引所錄

詳見周禮及大全等四

體。蒙引云。四體。四肢也。人

之威儀動作。全出乎手足。

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

執玉高卑。一。定公十四年

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甲其容俯。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

有死亡焉。云高仰。驕也。甲

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

為至。其先亡乎。是年定公

薨。公七年。魯伐邾。以邾

子益來。詳左傳。定公十五

年。及大。全。今。摘。孫。一。書。字

此。石。第。二。十。四。章。○誠者

自成也。一蒙引云誠自處兼人物言。道自道專以人言。○大全朱子曰誠者是簡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傲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行明云誠實理也。理具於心故註曰以心言。○四書一百年眼云誠與道非二。都著人身上說誠是天命之性道是宰性之道誠字是主道字非與誠字對。按本文一而字即緊承上文以見介內工夫不可他談。○大

全程復心曰誠是一箇真實混成底物惟真實故混成有虛偽參雜間便破碎道者路也人之所當自行也。○言句誠以心言。○大全東陽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真實無妄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

揚明云物字兼天地人物。○脉云物字當指吾人應接事物說不曰物之始終

而曰物之終始言這物之所以自終而逝之始皆誠之所幸以見誠未嘗息也。○蒙引云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以人言。○行明云誠者物之終始是物不自始誠為之始物不自終誠為之終乃徹首徹尾貫實也。○大全朱子曰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

是脫空詭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結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又曰不誠無物者而不誠於身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誠者非自成己。○文林貫

旨云自字作獨字看。○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誠者非自成己也謂吾人是誠則已自成矣自然成物譬如

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

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

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心

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

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誠者非自成己。○文林貫旨云自字作獨字看。○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誠者非自成己也謂吾人是誠則已自成矣自然成物譬如

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

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

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心

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

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誠者非自成己。○文林貫旨云自字作獨字看。○知新日錄徐岩泉曰誠者非自成己也謂吾人是誠則已自成矣自然成物譬如

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

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

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心

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

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不息則久久則

徵徵驗於外也則悠遠悠遠則博厚

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

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

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我有實心事父便成孝子
既至箇孝子自然庭闈之
間皆有箇道理豈不能處
其父以及一家之人者哉
有實心事君便成忠臣既
是箇忠臣自然朝廷之上
皆有箇道理豈不能處其
君以及內外之臣者哉
已仁也
大全朱子曰誠
雖所以成已然在我者真
實無從自能及物則成已
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
偽故曰仁則成物言因物
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
大全云問成已合言知而
言仁成物合言行而言知
何也朱子曰克己復禮為行豈不是成已知周平萬物豈不是成物
知新日錄鄭申甫曰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血脉流貫無處不到左謂之仁纒纒於一字便成物
在其申云性之德也蒙引云
性之德即誠也非誠之外有性性之外有誠云
合內外之道也又云合內外之道也蓋人已雖有內

外然仁以成己智以成物心智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
○大全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己也分
而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言聖則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人者兼總之意
○又復復
心曰合內外而為仁知者誠也
故時情之脈三時字即君子而時中之意宜字作妙字看

十五章言人道
○大全史氏伯瞻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圖解云文字
承上章來
○楊明云誠以實心言實理在其中無意以誠之流行無間斷
○讀書錄八云至誠無息
者大德之教化萬物各得其所以者小德之川流也
○存疑云誠不至不免有虛假有虛假有間斷誠
至無虛假則無間斷不息則久
○蒙引云不息則久不息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
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矣
○則是從後來總說前頭見得是久
○又者不息之積也
○人全朱
子曰又然後有徵驗
○下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同陳北溪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身自然
著見於外如見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
○微則悠遠揚明云舒徐不怠道是悠常永不滲近是遠自規
模建立言
○大全朱子曰人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
又曰悠是擬始以終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悠遠則博厚揚明云東漸西被無不周到是博淪肌浹髓
無不滲漶是厚自德澤入人言
○存疑云博是橫說縱是德澤所及之遠厚是直說縱是德澤入人
之深也
○揚明云博從悠上來厚從遠上來
○博厚則高明揚明云魏乎成功是高煥乎文章是明言躬
業成就言
○博厚所以載物
○蒙引云如且厚德載物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博厚所以載物也如且
光被四表光天之下至海隅之蒼生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之神化也
○與天地同流者也博
厚高明之有終使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豈如何
○知新日錄高中玄曰蓋曰博厚聖人之所以載物也高明聖人之所以覆物也
悠久聖人之所以成
物也然載物莫如地今日博厚載物即聖人之博厚配乎地之博厚矣
覆物莫如天今日高明覆物

物也然載物莫如地今日博厚載物即聖人之博厚配乎地之博厚矣
覆物莫如天今日高明覆物

則聖人之高明配乎天之高明矣成物莫如天地今日悠久成物則聖人之悠久配乎天地之無疆○衍明云覆載必上文悠久遠傳

厚高明內已有了特未露世至此左言受○章句兼內外山大全三山潘氏曰

久是久於內也是久於外○蒙引云小註云悠是久於外是久於內此說未嘗蓋文字自兼內外也或曰然則悠遠亦兼內外否曰露出久字見兼內外悠字帶說故曰悠久即悠遠主於外而合乎內者○又

云兼內外言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內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隨之故曰兼內外○又云既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博厚配地○文林貫旨云配是合配地是有合必廣大之德意思配入有不具照臨之德意悠久無疆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大地之

無疆○章句與天地同體蒙引云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大全陳氏曰同用以致言同體以德言如此者不見山揚明云如此指上載物配地等言見是昭示意○蒙引云如此者只用帶配地一段不必兼管上文○文林貫旨云如此指上與天地同體用言動是鼓舞的意變是化舊為新意為是運用成是成治功前變有終意○蒙引云廣物露生之類地道之章也不待言風霆流行之類天道之變也不待動至無為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大全東陽許氏曰地木當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察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天地之道可山歛岸解云道對發用言乃主宰本源處一言只是

一字且勿露誠字可盡是統會那道處○申甫曰一言不是一箇字乃之言也直指一字出來當至誠誠字新安陳氏曰不一者一也一即誠也見知新○大全黃氏向饒曰不一即一理至誠無息之功用萬物各得其所○歛岸解云其為物不貳以天地對物則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天地亦物貳字勿混作二字看○蒙引云其為物物指天地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講述衍明同意○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不測者言其功用廣大不可限量也非朕兆莫窺之謂天地之道博山蒙引云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而言故下文生物之功如云所以覆物也所以載物也亦豈但形氣之覆載而已耶○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地之四海九州無物不有是博處其出不窮是厚處天不圍於形氣運於本虛之表是高處其玄機發露四時行百物生大能掩載是明處陰陽消息循環莫漸是悠處始而無始終而無終是久處不在形體上說章句各極其盛山大全新安陳氏曰誠不貳

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力如上文所云也夫天斷昭昭之山大全朱子曰管中所以見之天也是天任地天底也是天○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地同用

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天地之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大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

物不測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云兼內外言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內其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隨之故曰兼內外○又云既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博厚配地○文林貫旨云配是合配地是有合必廣大之德意思配入有不具照臨之德意悠久無疆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大地之

無疆○章句與天地同體蒙引云天地本體也天地之覆載用也味此可見體用義○大全陳氏曰同用以致言同體以德言如此者不見山揚明云如此指上載物配地等言見是昭示意○蒙引云如此者只用帶配地一段不必兼管上文○文林貫旨云如此指上與天地同體用言動是鼓舞的意變是化舊為新意為是運用成是成治功前變有終意○蒙引云廣物露生之類地道之章也不待言風霆流行之類天道之變也不待動至無為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大全東陽許氏曰地木當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察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天地之道可山歛岸解云道對發用言乃主宰本源處一言只是

一字且勿露誠字可盡是統會那道處○申甫曰一言不是一箇字乃之言也直指一字出來當至誠誠字新安陳氏曰不一者一也一即誠也見知新○大全黃氏向饒曰不一即一理至誠無息之功用萬物各得其所○歛岸解云其為物不貳以天地對物則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天地亦物貳字勿混作二字看○蒙引云其為物物指天地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講述衍明同意○知新日錄徐岩泉曰不測者言其功用廣大不可限量也非朕兆莫窺之謂天地之道博山蒙引云不專指形體須兼性情而言故下文生物之功如云所以覆物也所以載物也亦豈但形氣之覆載而已耶○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地之四海九州無物不有是博處其出不窮是厚處天不圍於形氣運於本虛之表是高處其玄機發露四時行百物生大能掩載是明處陰陽消息循環莫漸是悠處始而無始終而無終是久處不在形體上說章句各極其盛山大全新安陳氏曰誠不貳

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力如上文所云也夫天斷昭昭之山大全朱子曰管中所以見之天也是天任地天底也是天○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宋子曰舉此全體言則其氣象

功效自是如此。日月星辰

燦燦解云。辰是日月所

亦天覆也。天地一

又云。一手指所取。的土

五嶽。嶽字一作岳。東岳泰

山。嶽南岳。衡山。嶽西岳。華

山。嶽北岳。恒山。嶽中岳。嵩

山。嶽。公夫山一卷。上。燦燦

解云。卷。奉。通。小也。寶藏與

殖焉。遺。別。說。方。盡。如。命。生

麗水。王。也。昆。岡。山。或。出。銅

或。出。鉄。海。或。出。珠。或。出。珊

瑚。之。類。公夫水一勺。上。燦燦

蛟似龍無角。○埤雅云。鼉。大鼉也。潤。文。鼉。以。為。雄。故。鼉。鳴。而。鼉。應。云。○草木疏云。鼉。形。似。蜥。蜴。四

足。長。丈。餘。小。者。六。七。尺。首。尾。皆。有。鱗。甲。皮。堅。厚。宜。具。鼓。○說文云。蛟。龍。屬。也。無。角。曰。蛟。池。魚。滿。三。千

六百。政。為。之。長。能。率。魚。而。飛。置。荷。水。中。即。去。又。云。龍。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

巨。能。短。能。長。春。分。而。愈。天。秋。分。而。入。淵。物。之。至。靈。者。也。○章句。十。二。章。及。其。至。君。子。之。道。造。端。乎。未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不。以。辭。害。意。上。孟。子。萬。章。上。篇。成。丘。蒙。問。詩。而。孟。子。曉。之。之。言。云。故。說。詩。者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云。詩

云。維。天。之。上。詩。朱。傳。云。天

命。即。天。道。也。○脉。云。命。是

命。脉。指。其。行。四。時。生。百。物

者。言。於。穆。不。已。詩。朱。傳。云

不。已。言。無。窮。蓋。日。天。之。上

燦燦解云。兩。蓋。日。是。子。思

原。詩。人。的。意。○知。新。日。錄

黃。炎。峯。曰。文。王。之。所。以。為

文。亦。謂。文。王。之。為。文。王。如

此。耳。蓋。文。王。之。聖。正。以。其

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
 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
 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上。不貳。故能各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
 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
 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
 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

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
 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
 聲。卷平聲。勺市若
 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
 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
 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
 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
 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中庸

卷之

第

第

是無一私間雜○大全真西山曰純是至誠無二毫人偽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不已○蒙引云天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言也至於覆載生成處乃其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體只是至誠無息惟其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

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鳥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

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此章大旨不過如此○大全新安曰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也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證群聖人也右第二十六章大全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為天道○大哉聖人之道然犀解云大哉是贊詞道即率性之道

惟聖人能全故屬之聖人○大全黃氏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又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洋洋乎發育○大全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又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於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知新日錄袁了凡曰峻極于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無不充滿之意蓋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于天耳可見聖人之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上下無不貫徹這等大的優優大哉○大全云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又云禮儀便是儀禮中土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太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百條○圖解云三百是大綱三千是細目兩儀字不同上指儀則下指儀文三百三千亦只明其大不是說多品云○首句禮儀經禮也大全格庵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齊人而揚明云其人指聖人說○衷旨云其人泛指能行道者○大全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大全朱子曰疑字最緊若不能疑更沒些子屬首家須是疑左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又饒雙峯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講述云疑字與行字不同疑言之行細疑言之日疑云○知新日錄姚承庵曰疑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為冰冰只是水合而一者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為道亦合而一者也○又曰行與凝稍別凝者合而凝也行

者體而行也。疑之斯行之矣。

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優。

述云：聚謂道理會聚不渙散，成謂道理完成無欠缺。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德充足。

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

而後行。總結上。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

疑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故君子

承上二節來，君子指體道之人。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之德曰德性，則天地萬物與夫禮樂威儀都全具于德性中。

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兼知行問學二字平說。

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從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性也。

大而不蒙引云：德性本自廣大，以私意蔽之，則非惟

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愛

精微精則微矣，故精義入神。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

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

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大

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本用，指賢人之事。

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

而道。蒙引云：德性本自高明，以私欲累之，則非惟

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無以極其高明而高明者，卑暗也。故不以一毫私

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能

欲自累，乃所以極其高明也。

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

也。又云：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精微高明

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

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事

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

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與心體有則矣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要其極則心體固自具平

事理也。溫故而知新。蒙引

云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元有的故曰故不必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又云謂故學之矣復時君之也此學字與道問學之學不同問學是致知溫故是存心○又云溫謂故學之矣復時君之也猶大學云顧常目在之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敦厚以崇○蒙引云敦厚也敦原是致其所已厚者厚是德性之已能者故朱註謂是敦厚純朴○知新日錄聶雙江曰自德性之無所不包無所不備者而言曰廣大自德性之潛密滋貫無微不至人者而言曰精微自其不屈於物欲而無所污雜者而言曰高明自其不涉於詭異而為衆人所同得者而言曰中庸自良知良能得於有生之初者而言曰故自知能之形著且長裕者而言曰厚自生理之等教品等不益者而言曰禮○讀書錄八云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溫故知新皆易知崇之事也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甲之事也○知新日錄袁了凡曰廣大與精微對高明與中庸對故與新對致廣大而盡精微其工夫是一時並用非兩截事云○章句溫猶焯溫○大全云火熟物曰焯似釀似林二切毫厘之差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慎始若毫厘終以千里○註疏云此易係辭文云按易緯文也周易無此語大全許東陽曰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是故居上揚明云是君位不驕是盡為上之道○大全朱子曰不倍謂忠於上而不皆叛國有道揚明云是有道德之言興是興道致治○燃犀解云興是興世不是自興○大全朱子曰興如興賢興能之興國無道○燃犀解云國無道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之時○文林貫首云默是不言也容是保身○揚明云默有收斂意容不租免禍是包容守理○燃犀解云默不是緘口容不是免禍我忘世世亦忘我○熊熙于于渾渾朴朴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纔是默容妙處詩曰既明○大雅烝民第四章也宋傳云明謂明於理者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大全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其此之

燃犀解云其此字總照上修凝君子上下治亂咸通說○文林貫首云其字指上下治亂皆且說此字指明哲保身說○右第二十七章○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反古及古不自行古道生今反古不自行古道乃欲以古制易時制也通在制作上發揮○蒙引云愚而自用無德也賤而自專無位也居今反古及古不自行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云○存疑云自專及古皆為下而倍也○非天子不制○蒙引云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為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在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為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

首善居集

中庸

道也

言人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是故居上不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興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

者也。○存疑云：非天子不議禮。之天子，不是小可底天子，是聖人在天位之天子。看上文愚而好自用及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便見。○講述云：禮如名分之等級，服制之隆殺，言內慶吊之往來進退揖讓之多寡，皆是。○文林貫旨云：議有斟酌擬議意。不制度，講述云：度如建五，建子之正，尚赤，尚白之色，律度量衡之式，服冕車旗之章，皆是。○蒙引云：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云：○文林貫旨云：制是裁定意。不考文，講述云：文如聲音，句讀點畫形象，皆是。○知新日錄黃卷卷九曰：文書名書者，點畫形象之類，名是讀，為某之字之類，如天字是書讀，曰天字是名也。考者，正其字，名與其讀之聲稱也。○大全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蒙引云：今按章句云：文書名者，是音聲而許氏却無象形，言者何與？蓋有其形，則有其聲，其形聲則其聲。如木字加一點便喚木，加一畫便喚末，既正其聲，則畫在其中矣。云：○章句禮賈賤：禮記禮樂云：禮也者，猶體也。○蒙引云：親疎貴賤四字，說盡禮之禮也者，體也。以貴賤，言天子統三公二公案諸侯諸侯制，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疎言身之父子如何相接，叔姪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文書名，蒙引云：今按訓文為書之點畫形象於文字為句，文書名可改，曰形而名亦在中矣。書同文，文者書異也，豈不是形。○天下車。○蒙引云：車，轍跡之度，周制輿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跡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知新日錄李九我曰：制度舉一事以該其餘也。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跡為驗，車同文，言天下之字同，其稱名也。倫，次序之體，即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以次序之體而用之於相接，便是行。○講述云：今天下節謂周家時制至今遵守見天下。一統為下者，孰敢倍之。一說：今指周對夏商言。一說：謂當時軌文或同行，則不同倫矣。此云然者，為時王諱也。俱未必然。○揚明云：書是寫文，是字。○蒙引云：今日同

文謂本之章，向其稱名也。如車字如此，為天下之人皆名之曰車，行字如此，為天下皆名曰行也。○又云：天下之車作者非一人也，而皆同軌。天下之字書者非一人也，而皆同文。天下之行行者非一人也，而皆同行。○存疑云：車同軌，條言其大，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軌，倫言其小，天下字尚同文，行尚同軌，倫言其大也。○章句倫次序之體大也。○蒙引云：次序之體，大也。○全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者，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也。○揚明云：位是天子之位。○蒙引云：樂節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義了云。○章句鄭氏傳見前也。必聖人在一，蒙引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聖人必

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灾字。○以上孔非天子之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禮言曰天子以征言曰子曰

禮言曰文林貫其言是稱

頌禮即上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吾學殷禮也燮犀解云

學是習其事也○大全朱子

曰言有宋存焉便見祀又

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

猶有些商禮在○蒙引云

既曰有宋存焉又曰宋不

足徵何歟蓋宋雖存存不

焉者亦寡矣故以爲不徵

亦可以爲存矣存亦可不

但其言各有所主也周禮

揚明云周是文武

有天下之號○脉云今用

之二字最重正見時王之

制與夏商不同○揚明云今用

之今之臣民皆用周禮○文林貫

其言云之字指禮說○燮犀解云

此又引孔子論語八佾篇子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

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禮夏之後燮犀解云杞夏後伯

陽湯放桀其少康之後子杞是

爲東

樓公武王克商水禹後得東樓公

後封于杞即今開封府杞縣宋

公爵武王封微子于商

丘之墟魯湯祀即今歸德府

右第二十八章○至天下有

一燮犀解云王天下與言天下

異是聖人

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子曰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

言杞夏之後微證也宋殷之後三代

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

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

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

用孔子既不得

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備

而言亦人道也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禮夏之後燮犀解云杞夏後伯陽湯放桀其少康之後子杞是爲東

樓公武王克商水禹後得東樓公後封于杞即今開封府杞縣宋公爵武王封微子于商

丘之墟魯湯祀即今歸德府右第二十八章○至天下有一燮犀解云王天下與言天下異是聖人

應期崛起在天子之位者○脉云王天下兼德位時有三重有字最重○講述云王天下是始受命

爲天子如禹湯文武改革創制之君非繼統而成者有三重有字最重○講述云王天下是始受命

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

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

吾學殷禮

有宋存焉

吾學周禮

今用之

吾從周

此又引

言杞夏之後

微證也

宋殷之後

三代之禮

孔子皆嘗

學之而能

言其意但

夏禮既不可

考證殷禮雖

存又非當

世之法惟周

禮乃時王之

制今日所

用孔子既不

得位則從周

而已

右第二十八

章承上章爲

下不備而言

亦人道也

於二代郁郁

乎文哉吾從

周禮夏之後

燮犀解云杞

子指王。入下者。說道。指三
重。是制作的根本。是
有德之身。○知新日錄表
了凡日。此章緊要在君子
之道。本諸身。前是則此
此一句。後是發明此一句。
○脉云。微謂微之民。而民
可信。可從。非民皆來信從
我之謙。考三王而不。脉
云。三王節。湯文武不謬
只在心術上說。不必。三
王之舊跡。如因革損益。因
乎時順乎理。孰是不謬。若
制度文為之迹。必有。假
而不合者。不謬。是我。不謬
于三王。張三王。不謬于我
也不悖。筆亦然。云。天地而。一
又黃氏洵。饒曰。建諸大地。不悖。與天地同體。○脉云。建是立于此。而參于彼之意。蓋天地有且古不
變之理。有與時推移之氣。君子因革。轉移。旋極。有妙用。人莫能測。便是不疑于鬼神。○知新日錄。夏古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聲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
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
得寡。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
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
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
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黃氏洵。饒曰。建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大全云。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不。朱子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脉云。實是明而證之。幽意蓋鬼神屈伸且古不易。時屈時伸。變換不拘。君子因革。轉移。旋極。有妙用。人莫能測。便是不疑于鬼神。○知新日錄。夏古
酒曰。明之碍者。謂之疑。鬼神妙。萬化而不測者也。以其能通於鬼神。故言無疑。百世以俟。○大全黃氏洵
饒曰。先聖後世其揆一也。○又朱子曰。此段第一句
第一句。是以不已。對言第
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在方
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
以隱顯對言。○拙講云。此
節雖六事。並言。然考三王
以下四事。又根本諸身之
德微。諸庶民之時位。來。而
要之本。諸身一句尤重也。
○所謂聖人復起。一
此語見孟子公孫丑上篇。

建諸大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
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
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
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
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所謂聖人。質諸鬼神。而無
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
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知天。知人。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

及滕文公下篇也賈鬼神而文林貫旨云言鬼神以該天地知天真知天命之理言後聖以該三王知人真知人性之理○知新日錄姚承菴日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者○說林衷言云天之理盡于鬼神鬼神幽而難測矣而質而無疑則是知天也人之理盡于聖人後世達而難測矣而侯之不惑則是知人也知天是知所以為鬼神處知人是知所以為聖人處○存疑云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所謂聖即知天知人也○燃犀解云蒙引云人得天地之氣則其有天地之理吾之理即天地之理也天地一鬼神也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人同此心同此理萬古一理千聖一心所謂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如此說來庶幾真切○大全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又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入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是故君子文林貫旨云是故只承上兩節來世指後世說○揚明云以三重而指之天下曰動兼言行說道即世世為天下道路○蒙引云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云○大全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遠之則有說林衷言云陸曰遠者指四夷近者指中國○知新日錄徐若泉日有望之望是聞望聲名施及蠻貊在蠻貊則知中國有聖人也不可說樂其德之廣被不厭是心饜飲于深仁厚澤之中在中國却忘其有聖人也韓皞如也遠是中國之外近是中國之內聖人三重至此始是澤及萬世聲震四夷恩覃方夏盡性之功完矣博厚高明之業可以配天地矣○文林貫旨云二之字俱指民言○大全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飲之心詩曰在彼文林貫旨云彼是遠此是近惡是憎嫌射是厭飲○知新日錄申甫日無惡無射就本身無可惡無可射說庶幾夙夜文林貫旨云庶幾是有幸意幾是近

風是早夜是暮君子未有燃犀解云此字專指知天人言正所云本指身者○文林貫旨云如此指上條六事之會言發是先○大全新安日永終譽其終而言發有譽由其始而言發有譽高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乎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右第二十九

神尼祖述圖解云祖始也不可尚也述傳也不

可易也○衍明云堯舜以道言文武以法言要之法亦道也天時之道亦水土之道但自行無軌迹則謂之律天時也自行有常矩則謂之襲水土○圖解云遵奉曰憲表揚曰章上律天時圖解云上律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水土合來是一地字然不言地而言水土者地之理盡于水土也君子素位敦仁經邦化俗以奠水土咸必由之○蒙引云

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

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

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

此而發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

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上律天時。大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也。下襲水土。大凡隨寓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大全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不妄。○直解云：春夏秋冬運行而不滯者，天之時也；仲尼仰觀於天，便法其自然之運，如日往曰止，日久曰遠，隨時變易各當其可。這是上律天時，東西南北殊風而異俗者，地之理也。仲尼俯察於地，便因其一定之理，如居魯居宋之祭之楚，都隨寓而安，無所不宜。這是下襲水土。○大全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宇壤。○章句兼內外。○大全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未也。然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未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譬如天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德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之理外也。水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運然。天時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未該也。譬如天地之。○蒙引云：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明無已也。○脉云：辟如節見仲尼一心天地古今之理，無不包羅。直如天之無所不載，萬物不能碍天地之大，萬事不能碍聖心之虛其理。一也。○萬物並育。○楊明云：物象飛潛動植，育是生育，皆有侵害，非戕害。○蒙引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並生天地之間也。或者乃謂虎狼殘獸，鷹犬搏兔，魚鵠之驅，魚鵠之驅，為有相害者，不然也。有生之理，固不以此而退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之生，克以爲消，長之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不害於並育也。如爲不並育，則至今獸兔魚雀之類，當爲所害，盡而無子遺矣。要之，只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者也。○道並行而不。○文林貫旨云：道指四時日月氣机之流行者言。○知新日錄：姚承菴曰：道生萬物，萬物同歸於道，故舉萬物與道言。○又申甫曰：道字姚承菴不以四時日月言，亦不當然。亦莫如承菴所云：只就萬物上說，道蓋萬物道之可見者，道形體也。莫非陰陽五行所成，陰陽五行之道，並行于天地之間，雖有生克衰旺之行，當今四時未嘗滅廢，是不悖也。袁了凡道字亦不以四時日月言，其言寒暑明暗者，泛論道理之詞。○又姚承菴曰：仲尼舉古今上下之道，統會於心體中，則其心體使與天地合，而四時日月同。故說其盡物盡道，皆此心體中自然之彌綸，而天地之所以爲大，在仲尼之一身。○小德川流。○文林貫旨云：小德是造化分散處。大德是造化總會處。○日錄：姚承菴曰：德是一箇德，因物與道之分合別爲大小耳。川流是流其所敦者，敦化是敦其所流者。○大全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石渠三言：○天下至聖。○文林貫旨云：唯是獨至聖，即至誠。○蒙引云：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存疑云：睿與知並言，則知心體之明處，是能通乎微事，言知則兼得睿。○行明云：首節五句看一有字者，聖人爲華夷主，臨容

萬物皆所不可少者○
 圖解云臨者如日月臨于
 萬物之上自然旁燭無疆
 非惟人不可測識即至聖
 亦不期然而然也○
 柔○脈云實恢弘不狹隘
 裕舒緩不急迫溫和厚不
 慘刻柔慈順不乖戾此仁
 德也○蒙引云裕深於寬
 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
 強剛毅○蒙引云發謂奮
 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
 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是
 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深
 於剛也○齊莊中正○燠屋
 解云齊者純一不雜莊者
 端嚴不苟中者無少偏倚正者無少反側○存疑云中正亦就心說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
 或本主純粹○文理密察○
 文林買上巨云文是萬理燠然理是條理不紊○燠屋解云密是理中細密
 不疎漏處察是密中縷縷分折無疑似眩惑處○
 薄博淵泉○
 講述云薄是周備言理無不備博是廣濶

以為大也
 惇猶皆也天覆地載萬物並
 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
 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
 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
 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
 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
 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
 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
 道以見上文
 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

言理無不該淵是靜深言其朕莫窺是自有本言其出不窮薄博是寬裕等件無一不有淵泉是容
 執等件皆蘊於此所謂本也○蒙引云薄周遍之義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是為
 遍也博廣濶之義蓋自几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是為廣濶也凡此皆以其充
 積於中者言也○知新日
 錄徐岩泉曰時出處只是
 其心之主意源源不窮取
 之無盡用之不竭○大全
 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
 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
 見之類○
 薄博如天○
 文林
 賈音云如天是形容其廣
 大意如淵是形容有本意
 ○蒙引云淵泉二字皆假
 借字非譬喻也○又云如
 天如淵者此章小德以其
 發見於外者言也○圖解
 云知天是形容其廣大就
 聖心渾涵無外上發如淵
 是形容其有本就聖心停

也實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
 彼列反○聰明睿知
 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
 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
 條理也密詳細
 也察明辨也
 薄博周備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
 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
 中而以時發
 薄博如天淵泉如淵見
 見於外也

昔無極上發。○知新日錄
姚承菴曰：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只形容聖人心體中
無一私來雜於其間。廣大
靜深而極。負融活潑之妙
溥博如天。一節又形容其
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者。非有兩層。見而民莫
文林貫旨云：見是以上五
者之德發見於一身。言是
以上五者之德出之於號
令。○言句充積極其盛。
黃氏洵饒曰：充積極其盛
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
其可指敬信說。○蒙引云
充積極其盛言所充積者
極盛矣。賦如天如淵只是形容上文之溥博淵泉。長以聲名。揚明云：敬信悅之流布處。即聲名非
稱譽也。○文林貫旨云：聲名是聖德聞譽。洋溢是充滿。中國盡華夏之地。旃及蠻貊。留青日札云。
南方之人曰蠻。從虫。絲聲。蛇種也。○說文云：蠻。北方國名。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也。或作貉云。

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
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
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
及廣大如天也。

有血氣者。一。摘訓云：凡有血氣者是盡人類而言之。尊親則戴之為元后愛之如父母也。○熈
解云：莫不者。見人心之同然。故曰配天。一。摘訓云：配天者。兼中國蠻貊血氣三境言。○知新日錄云
了凡曰：上章曰：高明配天。此則說其所以配。故用故曰字。右第三十章。承上章而言。一。大全新安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
之川流。亦天道也。

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
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
言之。又以發用言。比下章
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
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
下章為大德之敦化。章章
明矣。唯天下至誠。一。揚明
云：至誠是全。天性之實理
的人。○存疑云：天下之大
經。指五倫經常道也。五品
人倫。乃天下之大道。猶云
天地之常經。天地之大義。
○蒙引云：經。綸。天下之大經。
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
○又云：經。綸。天下之大經。
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致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
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
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
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
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
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
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
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
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

中也也五天下之大本衍明
云大本是即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字太本是心體一
私不累原是箇中便立
蒼不頽倒○知新日錄徐
岩泉曰立天下之大本是
全體此心一毫不虧而千
變萬化皆從此出知天地
之化育是一動一靜一闢
一闢與天地之玄機相為
昭人焉知不是聞見測識淺
淡之知直在行上見聖人
如契天極動處即化育之
陽靜處即化育之陰相為
出入渾然流通至此殆不
知化育之為聖人聖人之
為化育矣夫焉有所倚知新日錄申甫曰唯至誠故無所倚然亦必不倚而後見其為誠之至緣涉
一毫情識念便是太虛中微翳非至誠矣章句經者理其緒存疑云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也如今
經布綸比其類而合之也如今織布○知新日錄徐岩泉曰君有令臣有恭父慈子有孝各有箇道

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
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
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
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
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
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
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
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
去聲○固猶實也鄭氏
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理是理其緒而分之也君臣有義父子有親若治絲者必以而成也自然之功用衍明云註功用
字即能事非功業之說肫肫其仁揚明云肫肫形容其仁之懇至其仁即聖心恩愛就經綸上見
淵淵形容其淵之靜深其淵指聖心含養就立本上見浩浩形容其天之廣大其天指聖心神化就
知化上見○存疑云其經綸處肫肫其立本處淵淵其知化處浩浩也肫肫處便是仁淵淵處便是
淵淵浩處便是天是聖人自來之天淵也故曰其仁其淵其天者多說俱未是○知新日錄尤西川
曰只經綸大經便是立大本也知化育至誠只是肫肫其仁自深不可測大不可量故曰淵淵浩浩
苟不固聰明衍明云固是實有的意思達是優入的意思○知新日錄袁了凡曰睿作聖聖知即
睿知也固完固之固凡聰明睿知愈封固則愈信益而無盡蓋不窮則不能發散天地聖人之道
皆如此德即仁義禮智之德德曰天德則一毫人力皆與不得矣○揚明云天德是仁義禮知天所
賦之德者字作人字看之字指肫肫淵淵浩浩言○文林貫其云其孰指聖人以下章之字指經綸
立本知化言○講述云蒙引以天德即聰明聖知存疑以天德是至誠俱與前章一節不相協○
聖人能知揚子法言云是龍知龍是聖知聖右第三十二章大益與氏洵饒曰中庸
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文是小中庸詩曰衣錦大益陳氏曰衣錦而加絢衣以蔽之衣錦
者義在其中而絢者不求知於外口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
所以聞然雖曰聞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猶衣錦尚絢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故君子
之道揚明云君子是下學之人道字虛有摘訓云君子之道道字虛也惟所以君子為君子也
小人之道道字又不異聞然日章衍明云聞然即如令人謂聞地裏自家做之謂不惡其文之華則來
是內與外合一者不專是狀貌○摘訓云日章者言其德日以光顯也小人之道文林貫其云小
人是無實務名的人

理是理其緒而分之也君臣有義父子有親若治絲者必以而成也自然之功用衍明云註功用
字即能事非功業之說肫肫其仁揚明云肫肫形容其仁之懇至其仁即聖心恩愛就經綸上見
淵淵形容其淵之靜深其淵指聖心含養就立本上見浩浩形容其天之廣大其天指聖心神化就
知化上見○存疑云其經綸處肫肫其立本處淵淵其知化處浩浩也肫肫處便是仁淵淵處便是
淵淵浩處便是天是聖人自來之天淵也故曰其仁其淵其天者多說俱未是○知新日錄尤西川
曰只經綸大經便是立大本也知化育至誠只是肫肫其仁自深不可測大不可量故曰淵淵浩浩
苟不固聰明衍明云固是實有的意思達是優入的意思○知新日錄袁了凡曰睿作聖聖知即
睿知也固完固之固凡聰明睿知愈封固則愈信益而無盡蓋不窮則不能發散天地聖人之道
皆如此德即仁義禮智之德德曰天德則一毫人力皆與不得矣○揚明云天德是仁義禮知天所
賦之德者字作人字看之字指肫肫淵淵浩浩言○文林貫其云其孰指聖人以下章之字指經綸
立本知化言○講述云蒙引以天德即聰明聖知存疑以天德是至誠俱與前章一節不相協○
聖人能知揚子法言云是龍知龍是聖知聖右第三十二章大益與氏洵饒曰中庸
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文是小中庸詩曰衣錦大益陳氏曰衣錦而加絢衣以蔽之衣錦
者義在其中而絢者不求知於外口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
所以聞然雖曰聞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猶衣錦尚絢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故君子
之道揚明云君子是下學之人道字虛有摘訓云君子之道道字虛也惟所以君子為君子也
小人之道道字又不異聞然日章衍明云聞然即如令人謂聞地裏自家做之謂不惡其文之華則來
是內與外合一者不專是狀貌○摘訓云日章者言其德日以光顯也小人之道文林貫其云小
人是無實務名的人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

淡而不厭 蒙引云君子之道不尚高遠玄妙淡也然其是實心所存自有耐久之味則不厭焉君子之道平易徑直簡也然其是實心所存應酬自有其度固文也君子之道渾然不露圭角外若無區別温也然其實心所存妍媸自不相混則固理也此皆據君子一段為已之心而詳其理之必有者如此但實心所存便直不厭而文且理此理甚妙蓋實理元自無中來有莫之為而為之妙以人對已言如天下國家之治亂不出身之修不修知風之自文林貫旨云風指身之能感動乎人言自是由指心言存疑云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

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

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又温而理

知遠之近 文林貫旨遠指天下之人近指一身之身○燃犀解云遠近以人對已言如天下國家之治亂不出身之修不修知風之自文林貫旨云風指身之能感動乎人言自是由指心言存疑云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

知遠之近 文林貫旨遠指天下之人近指一身之身○燃犀解云遠近以人對已言如天下國家之治亂不出身之修不修知風之自文林貫旨云風指身之能感動乎人言自是由指心言存疑云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

也○大金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邪正知微之顯文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一知字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知新日錄高中玄曰風節風俗之風所以鼓舞乎人者也鼓舞乎人必自身始風之自也

也○大金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邪正知微之顯文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一知字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知新日錄高中玄曰風節風俗之風所以鼓舞乎人者也鼓舞乎人必自身始風之自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褻衣褻絅同禪衣也尚如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者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

至其極也大金黃氏洵饒曰極指無聲無臭禪衣大全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韻會禪多寒切說文衣不重也古之學者論語憲問篇云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見於彼者

至其極也大金黃氏洵饒曰極指無聲無臭禪衣大全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韻會禪多寒切說文衣不重也古之學者論語憲問篇云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見於彼者

蒙引云見於彼者由於此彼損人此損我此字兼身心不可全損心蓋對彼字言是人已相對身之中便有心也詩曰潛雖伏

小雅正月篇第十一章云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

伏亦孔之昭○知新日錄

潛伏孔昭正說知微之顯

處○故君子內省○文林貫

旨云君子指入德之人內

省是心中思索不疚是無

些病○衍明云內省二字

重正是謹獨○知新日錄

黃葵峰曰本文省字節省

察之省不疚者不使少有

疚病也無惡者無或覺有善惡也皆有工夫字眼也○脉云不疚無惡勿分兩層曰內曰志此正人

所不見處○所不見○大全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己之志向已所獨知也詩曰相爾室

○然犀解云爾室即此心大字之境○爾雅云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蒙引云室西南隅所以謂

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

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

故下文引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

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

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

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戒謹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也。○知新日錄徐若泉曰。動斯可以見敬。若不動而敬。敬在何處。言斯可以見信。

若不言而信。信在何處。要知敬信是心體。君子工夫至此。心體常存無外。無外無感無寂也。不睹不

聞而戒懼中者是矣。功至密矣。○衍明云。君子之不言動而敬信。只是常惺惺完養此體耳。○脉云。

屋漏節是直指君子不見是圖之功。重在敬信二字。○章句。屋漏室西北。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

屋。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室。東南隅謂之突。詩曰。奏假。文林貫旨云。奏是進。近於神意。假

是感格。無言是不待言時。指格神之際。筆是垂爭失禮處。○揚明云。無言是心在敬信。豈有言說此

就主祭者言。○圖解云。奏假是敬奉此心之神明。意無言是寂若無喧。是敬處時是也。靡華化助祭

者皆無事。正是敬德之化。○脉云。奏假節要。根本上敬信之嘿感乎人。講不賞而民。文林貫旨云。

勸是自相勉而為善。意怒是以刑加。○脉云。不賞不怒。非全然廢賞罰。蓋德在賞罰。則不專。假賞罰

也。民勸民威。不重民之象。指直是即民之勸懲。以見至德無為之盛也。○蒙引云。不賞不怒。無言

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知新日錄徐若泉曰。不賞而民勸。二句是天下猶知有君子之盛德。至

篤恭處。則天下已化於其德。而不自知。○章句。鐵基斫也。說原云。鐵基斫也。鐵大柄斧也。黃鐵

以金飾之。○說文云。坐千叶切。斫。斫也。○章句。鐵基斫也。鐵大柄斧也。黃鐵

廣韻。刀斫也。增韻。斫也。詩曰。不顯惟。揚明云。不顯是幽深玄遠無迹。可見言天子有不顯

之敬德。○然犀解云。百辟是諸侯。篤恭而天下。揚明云。恭主心之敬。翼言篤恭。即不顯意。天下平

之與者。以其一室中至深密之地。復見之處也。室西北隅為屋漏者。以其對東南之戶。光所漏入也

○又云。古人室有南北二牖。此云光所漏入者。戶之光非牖之光。若牖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言屋漏

矣。○故君子不動。文林貫旨云。不動是不曾舉行敬。是謹畏信。是誠實。○蒙引云。故君子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戒謹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也。○知新日錄徐若泉曰。動斯可以見敬。若不動而敬。敬在何處。言斯可以見信。

若不言而信。信在何處。要知敬信是心體。君子工夫至此。心體常存無外。無外無感無寂也。不睹不

聞而戒懼中者是矣。功至密矣。○衍明云。君子之不言動而敬信。只是常惺惺完養此體耳。○脉云。

屋漏節是直指君子不見是圖之功。重在敬信二字。○章句。屋漏室西北。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

屋。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室。東南隅謂之突。詩曰。奏假。文林貫旨云。奏是進。近於神意。假

是感格。無言是不待言時。指格神之際。筆是垂爭失禮處。○揚明云。無言是心在敬信。豈有言說此

就主祭者言。○圖解云。奏假是敬奉此心之神明。意無言是寂若無喧。是敬處時是也。靡華化助祭

者皆無事。正是敬德之化。○脉云。奏假節要。根本上敬信之嘿感乎人。講不賞而民。文林貫旨云。

勸是自相勉而為善。意怒是以刑加。○脉云。不賞不怒。非全然廢賞罰。蓋德在賞罰。則不專。假賞罰

也。民勸民威。不重民之象。指直是即民之勸懲。以見至德無為之盛也。○蒙引云。不賞不怒。無言

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知新日錄徐若泉曰。不賞而民勸。二句是天下猶知有君子之盛德。至

篤恭處。則天下已化於其德。而不自知。○章句。鐵基斫也。說原云。鐵基斫也。鐵大柄斧也。黃鐵

是臣民皆化於君子之篤
恭○衍明云篤恭而天下
平正是致中和天地位萬
物育處蒙引○知新日錄
尤西川口篤恭者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之深功也到
平常之地則如飢之于食
渴之于飲孩提之慕親父
母之愛子篤之至也無說
可說故曰不顯又曰篤恭
○言不顯說見二十
六章註不顯猶言言不顯
也篤恭言不顯一大全許
東陽曰章句篤恭言不顯
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
見於言動之間詩曰予懷
○文林貫音云不大是未常顯著意○說林表音云不大是不尚意聲如號令之類色指威儀言
○摘訓云聲以色以字當作與意者詩曰德輶如毛此詩尹吉甫所作以送仲山
甫大雅烝民之詩輶輕也本文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仲山甫克舉之言德

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
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
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
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
文引詩并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言其效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
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
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
斫力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鈇鉞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雖若易舉而民鮮克舉亦猶中庸易而難之意此輶字與詩意異彼之輕是不重易舉此之輕是細
微之意吾猶有倫程子曰毛猶有倫入毫厘絲忽終不盡小註○說約云愚按鄭註倫猶此也○
文林貫音云倫是有迹可比倫意上天之載說約云詩集傳載事也然史氏云載之訓事猶道
也不過言天道之妙云○
燃犀解云載字當理字培
天命之流行說○脉云至
矣一字是替其德與天命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
之篇不顯說

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
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
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
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
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

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未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二音○詩
大雅皇矣之篇引

之_レ以明_下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_中以其不_レ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_レ大_レ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_レ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_レ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_レ毛。則庶_レ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_レ毛。則猶有_レ可比者。是亦未_レ盡其妙。不若_レ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_レ曰無_レ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_レ此德之外。又別有是_レ等然後爲_レ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 馴致易坤

卦初六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本義云。馴。順習也。○綱目第十集賢云。馴。松倫切。以漸而致。曰馴致。○蒙引云。中庸首一章。則該括一篇之指。而無遺末一章。則收拾一篇之旨。而無遺也。○又云。大學始終。皆敬中。庸始終。一誠然篤恭亦敬也。止至善亦誠也。○又云。吾儒與佛老所以如水火者。只爲心上工夫不同。吾儒常養箇心。令活活將有用也。雖靜而不死。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佛

右第三十三章 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及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氏反之也

同音韻... 氏反之也... 又云木學... 此二說... 論曰... ○附曰...

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終

其可不盡心乎... 此章... 論曰... ○附曰...

